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二十一

齊郡馮琦用韞撰

[seal: 宛平查氏劉峻堂藏書之印] [seal: 宛平黃宗羲印]

啟

謝當道代父

謝叙進代父

賀蔣蘭𢠵代

謝薦代

候王相公謝文

候申相公

賀内閣考满

易州到任候內閣代父
賀元旦代父
候王相公代父
賀張總督
賀王相公
答徐中庵
答楊磐石
答王康宇
答王見峯
答顧總督

H. H. MU CHINESE LIBRARY

答王荊石相公
答鄭撫院
與王見峯
請余老師
與海防萬丘澤
上林老師壽
答蜀中丞
寄王對南年伯
答黃侍御
答寧夏撫院

修城小引 附

謝當道 代父

某原非世資向乘人乏備員廵徼從事和戎乃緣九市之成再承　恩紀遂於三年之内兩晉官階人皆謂分量之已逾職亦知陞遷之太驟終難稱塞遂至顛隮何期茹納於台垣復見明揚於廷議上有知巳何下吏之敢辭後無曠官庶前愆之可補爰從下里出守南州治未效於烹鮮官敢希於攬轡永言疇昔重爲關塞之遊扳自沉淪益識陶埏之厚雲天在望覆載惟均既奉　簡書敢遑興寢顧瞻秦隴當群黎凋瘵之餘聯接洮河正襍虜往來之路鴻鴈之哀鳴

載道犬牟之變詐多端猥以沉滯之才處此艱難之
任彌切守官之懼恐孤使過之仁敢不勉竭庸愚仰
酬知遇體　朝廷之德意奉　廊廟之謨謀庶幾遠
依槐棘之陰或可近責桑榆之效

謝叙進代父

伏念某本以虛庸中遭棄置仰荷拂拭復在使令屬
當秦隴之間洊值旱蝗之歲邊圉救荒之策未舉二
三　朝廷使過之仁寧酬萬一敢儌福於失馬之後
寧望遷於得隴之餘何期叙進之　明恩謬及疏遜
之下吏三更歲籥兩拜　除書山川無改於昔游章

服忽同於舊秩況小子旣叨塵於侍從乃卑職復忝
列於藩維父子並陟榮途頂踵皆歸大造念　楓宸
之簡命本荃宰之甄收于藩于宣盡是銜恩之地益
高蓋厚未知報德之年惟冀永燿台符茂膺　帝眷
鹽梅麴櫱治平長賴於爕調保障藩籬繇趨向尚煩於
指示

賀蔣蘭牕代

玆者朱明當令蒼綬屆辰比上壽於南山欣陽德之
居大夏懸孤忠於北斗仰正人之在　朝廷兩社關
其重輕百僚在其陶鑄益惟昌明大有道之世乃生

耆碩不二心之臣得全全昌上天篤其純嘏景行行止下士奉爲儀刑豈但吾黨錫光抑亦朝紳鳴豫某謬以葭莩之末芘於槐棘之陰仰荷提携洊蒙叙進祇膺　新命頓復舊階量逾飲河遂有歸休之請恩同酌海其知報稱之難敬託魚箋若伸燕賀中書再考蓋高麟閣之勳奕世三公終合鱣堂之兆

謝薦 代父

項接邸報叨與薦章惟至公至明之持衡宜群力群策之畢舉觀所爲主昔願附於執鞭舉乃所知今幸蒙於推轂難酬高厚自顧駑慚伏念某才未通方黷

非諳世始由平進中値數奇狎麋鹿之群巳甘濩落無蚍蜉之援可以攀躋翼雖起於榆枋材終同於樗櫟志灰小草官積前薪何意霜臺亟騰露荐十年出塞未輸橫草之勞一夫當關謀與采葑之末借鳴鳩以羽翮文斷木以青黃恩比二天重逾九鼎敢馳奏記仰候崇嚴故人知君薄悃未陳於此日國士遇我隆施願載於窮年

候王相公謝文

伏以政秉國鈞四海仰如弦之直文徵家乘一言增若袞之華寵賁先人榮施來裔恭惟相公閣下靈鍾

昴宿道衍河汾啓沃講帷夙著掞天之藻爕調綸閣
式隆熙帝之猷上忠久簡　宸樞大業獨先于
國本片語有回　天之力滿朝歸夾　日之功傳信
傳疑廿載執螭頭之筆成爻成象一時宗牛耳之盟
何意寒微敢邀製作念丘封之久翳悲松檟之成行
身雖羈於使軺夢實馳於親壠乃厪鼎呂之重賜以
琬琰之章黃金可銷知斯文之不朽白骨未肉沾餘
潤以猶生葢聞有言必酬無德不報故士之伸於知
已即身亦可以許人惟有紀載傳世之文出於知遇
感恩之外德厚並施於父毋稱塞難罄於子孫得之

若驚感深欲滿望三台而頓首奏尺牘以宣心百世有徵惠已逾於拱璧九原可作報豈忘於銜環

侯申相公代

頃以驕虜渝盟衝邊告急　廟略普收於群策薦章謬及於非才念惟九列之明揚實本三台之汲引銘心知感撫臆難酬舊緣塞上之驅馳粗見虜中之機變欲陳固陋罪莫大於侵官仰辱甄收士固伸於知已遊聽盈庭之議爭談出塞之師奉　社稷之寵靈憑　廟堂之指授雖使先聲所至可收不戰之功乃自上古以來未聞必征之策越從款貢久戢干戈將

吏之遷調不常邊備之廢弛已極刻剝四出若役百端兵不識將而將不識兵用非所養而養非所用塹山湮谷尚云乘塞之難敝甲凋兵何遽出車之易以我軍之不教值猾虜之方張欲舉一年市貢而罷之一朝是盡七鎮生靈而付之一擲遽聲虜王之罪則助逆苗堅盡罷諸部之封則犯順必速彼有所必爭而黨合我無所不備而力分且大興絕漠之師必盡轉中原之餉國虛難動民困易搖上兵惟貴於伐謀下策莫危於浪戰欲建外寧之業無如內治之圖秣馬厲兵椎牛饗士下見恩而後用法上持法而後用

兵寬文罔以破拘攣考功能而甄壯烈惟我兵能奮
於囹圄彼驕虜自頓於堅城先不敗而後圖功先亾
害而後徼利進固可以制勝退亦足以自完且邊臣
在賞罰之中然後肯盡心力　廟廊在功罪之外然
後能知權衡若借爲傾宰相之階恐遂至貽　國家
之禍人心若此政體謂何惟白日既照其精誠卽青
天可徵其心事　社稷之事爲重雖髮膚其可捐邊
疆之釁已開在金革而無避賊虜忍遺之　君父方
畀無踰於老臣在今塞上之范韓孰若禁中之頗牧
崇論宏議決策當如執玉之堅元老大臣同心乃有

斷金之利是謂籌運於帷幄卽可戰勝於　朝廷則四夷之膽常寒而三軍之氣自倍矣

賀內閣考滿

伏以銓宰宣猷丕績用成乎三考　楓宸渙命殊榮蕃錫于　九天公遜碩膚勞謙彌亮　帝懷明德渥異方殷海寓均驩人羣胥慶恭惟閣下聖嶽生申元精應昴弘大人格心之理武接皐夔擴天民先覺之藻神符堯舜量涵楚澤道被商霖蓋惟　國家得非常之人而後　朝廷享無事之福期月可也況已歷於九年股肱良哉用交修於一德方書庸於上宰正

奏捷於西陲聰惟紫塞之機宜盡出黃扉之指授乾符式慰巽命重申位正三台叶十八公之吉夢祿頒五等儼七十里之提封在　至尊恨無以報德而報功在相公猶必欲辭尊而辭富勉拜符臺之蔭寵登延禮之筵百僚瞻袞舄之上儀千載侈衣冠之盛事某依郊闕而托跡瞻巖石以馳神仰資帷幄之籌無復烽烟之警伏覩君臣辭受之際益徵上下心德之同欣惟慶元老之遭逢益實致太平之根本未綴龍門之賀薄陳燕廈之忱臨書無任瞻仰忻躍之至

易州到任候內閣　代父

竊惟六條察郡國在十使爲最先三輔衛京師視諸道而尤重忽此塵黜寔出陶埏量已滿於飲河恩實同於酌海伏念某賦材駑鈍遭世休明驅馳障塞者數年扈伏蓬蒿者九稔比緣廷議復齒官評不辭州縣之勞人爲有 廟堂之知已四載之內三遷其官業已還其舊階又復移之近甸接聯狐塞控帶龍沙愧鎖鑰之難堪去 輦轂而甚近况兒某叨陪於講席而本職忝列於邦畿濡沫相依音塵易達私情既遂於烏鳥美秩兼得於熊魚使自爲謀何以過此且兒輩之知遇在未鳴未躍之前而本職之甄收當既

顚既躋之後兩世之遭逢已極二天之高厚難酬北望燕臺既收駿馬之骨西臨易水寧忘烈士之心敢不勉思末路之難長鑒東隅之失興吏治於按部飭武備於當關適此時和而年豐仰台相調燮之賜庶幾政平而訟理布　朝廷寬大之條

賀元旦代

伏以敬授人時陽德啓三微之旦疇熙帝載泰階回四海之春惟是篤棐之元臣能歛嘉祥於上日葢帝之出震開羣生勾甲之萌而嶽之降申幹七政璿璣之柄有美龍圖之業新頒象魏之條曆象日月星辰

宇宙之休和咸萃弼成要荒侯甸關輔之沾被尤多某叨守畿南如在宇下敢陳芹獻仰代椒觴又我烝民繄股肱之是賴錫公純嘏與　社稷以咸休

候王相公代父

伏以　帝賚良臣懋著燮調之效皇揆初度式昭平格之徵遥瞻衮衣赤舄之光近逢蓬矢桑弧之旦輝騰南極慶集元樞肆大呂紀玄冬⿱士宗籥啓三陽之泰惟上台居黄閣絲綸囬四海之春葢國有三公惟人乃備而天之五福得全者昌某秩列抱關情深賀厦五百里而稱畿甸幸依槐棘之陰八千歲以爲春秋

永祝松椿之壽壽命長矣弗祿康矣百僚矢召奭之
音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千載賡皐陶之什

賀張總督

帝眷元樞國資上畧自天子所出宣南仲之威以我
公歸入領北軍之重有常立武無競維人恭惟臺下
德惟國基器爲時棟九塞共傳其風采四夷盡憚乎
威稜瑣闥青蒲獻納夙深雨露轅門赤羽指揮如走
風霆北鎮薊門東清遼海鯨鯢之波立偃貔虎之甲
常閑周索兼戎索以相縻軍容與國容而並肅兵無
遺鏃野不鳴桴　中國之氣常伸元老之猷可覩方

書肅于上考卽胥秩于中樞　帝將決戰於邊陲公宜運籌於帷幄時方多事國合有人念　祖宗設禁旅之屯蓄云居重肆　國家無邊烽之警漸巳偷安遂使羽林佽飛之儔幾同灞上棘門之戲乃於　本根之地特簡鎖鑰之臣以圻父之崇班當長子之重任暢宣武節峻列文昌非但付以爪牙亦且倚爲心膂使我稱干比戈之士驩若投醪則彼彎弓牧馬之胡驚將落膽行可定萬世之業非徒折千里之衝某辱以通家託于宸宇玆值機庭之命益隆巖石之瞻燕雀一枝夙藉堂簾之蔭鱒魴九罭欣看袞繡之來

敢介不腆之儀用伸未將之敬卽當歡覯未旣敷陳

賀王相公 代父

伏以文明啟晝龍圖宣黼黻之猷經術承家麟筆紹箕裘之緒方　京國歌鹿苹之雅正明良投魚水之歡有君有臣是父是子騂騮開道首登駿馬之臺鵰鶚橫秋行入鳳凰之沼掩千羣而空北矯萬里以圖南　國家待爲天球大衡士林望爲騶虞貍首某守藩在遠無由叅叩階墀計吏非遥未敢輕修竿牘誼叨世講喜倍恒情雖寸絲未陳自斷掃門之跡倘尺書可託敢忘賀厦之忱

答徐中菴

門下新膺　帝簡來涖海邦不佞祇奉　王程初還里閈仰披風采沃領教言甚慰企瞻稍嫌匆遽辱承翰札遠見咨詢當海上尚未息肩值民間更多枵腹蒸黎愁嘆堪嗟黃鳥之謠謷譯傳聞未淨長鯨之浪賴高明之展錯濟時事之艱難遠慮海氛不如近輯邦本廣營征繕不如厚積儲胥先使窮民獲帖席之安然後戰士有揮戈之氣愧無末議仰佐虛懷祇拜盛儀粗陳謭臆率爾口授悵矣心飛

答楊磐石

繇爻相攸言歸于好蹇修爲理遙覩厥成何期片語之間遽定百年之契不忘故友許締新盟念葛氏之多艱方遺孤之未壯何怙何恃乃當倚玉之榮一彪一生始見斷金之利雖九原其可作將八世以彌昌追惟往年張范之交以及今日潘楊之睦箋儀遠錫欣慨盈襟喜於同榜之中見此高義之舉豈無挂劒安能如燕婉之求亦有牽絲未必關盛衰之感伐柯之請既遂執鞭之慕彌殷輒附來伻布陳私欵有懔瞻覩未既敷宣

答王康宇

尺疏方陳寸衷未諒　九重魏闕久虛供奉之班五月萊庭豈盡瞻依之悃未伸返哺眞類觸藩非謂有託以逃名寧敢無處而當餽謹因尊使代布謝言永念高情有同登受

答王見峯

親舍乍歸王程旋迫忍違綵衣之適妄邀纓組之榮兼之病以愁增災緣福過杜非分之榮進即爲康復之機歛虛役之精神猶有生息之望臨岐路而卻步瞻魏闕以陳情遠釐尊緘俯爲勸駕顧情本迫切病復支離即駑馬有戀棧之情而渾雉無恩樊之理細

氈廣廈方未歸而言歸滄海白雲豈可已而不已多儀見惠用贐爲辭在饋者則爲有名在受者實爲無處敢附來使代布謝言永念高深徒有感愧

答顧總督

自 天子假刻日言歸上慙斧扆之知遠藉金蘭之芘南陔在望喜紓愛日之懷北塞遥瞻彌切停雲之戀辱煩介使寵錫多儀惠逾投桃貴諸行李念千里之遠道悵若分襟指五月之嚴程頒爲勸駕心乎愛矣何以堪之第久客京華乍歸田里未敢遽決冥鴻之計實欲稍偷澤雉之安後會何時前期難定惟大

畧彰施于塞外俾小儒偃息于林中近海鯨鯢氛祲永銷于東顧依巢烏鳥寵靈長借于南枝附布私衷伏惟台炤

答王荊石相公

祗奉王程言旋子舍當藩服投簪之日遂家庭舞綵之歡解組懸車未及馮唐之老賜金給驛偶同疏傅之歸展烏鳥於庭闈儼騑騑於道路父母倚閭而見望鄉鄰策杖以來觀若非藉東壁之光何以遂南陔之養天涯芳草喜遊子之初還 闕下紅雲覺仙班之漸隔爰從祖道憶在師門千載遭逢十年教訓其

在門人之內獨蒙國士之知至於瀕行促膝之談具悉出格推心之愛侈儀文而載錫枉車騎以過存更邀華袞之章如奉夜光之璧青黃見借謬蒙空北之稱蒼素不迷頼有指南之誨將永垂於琬琰愧難報於瓊瑶惟天上夔龍永師師而共濟俾堂中燕雀得姁姁以相安方同薄海之民共仰格天之業某臨啟不勝感激馳戀之至

答鄭撫院

臺下光奉　簡書撫茲東土不佞幸蒙　恩假循彼南陔方氛祲之未銷知巡行之在邇冀從下里一望

前茅乃見迫於王程復難違於子舍　君親並急進退兩難越在道途忽承翰札不佞近瞻憲府方有父母孔邇之懷臺下念及家君具悉兄弟同年之誼溫詞見藉鼎貺寵頒誦以周環拜而登受雅情高厚難紓報李之私病骨支離未卜班荊之日率爾口授悵矣神馳

與王見峯

七十而賜几杖如同絳縣之年八千以爲春秋願上漆園之壽地鄰東海節屆南薰敬祝長春喜逢永日恭惟臺下氣涵剛大性秉中和漢庭言高獻替之風楚

甸懋將明之烈任隆地部方登九列之崇情切天親不以三公而易芝蘭滿砌袍笏盈牀架上詩書已作傳家琬琰邊頭節鉞亦成奕世弓裘請看自古之靈椿孰若吾鄉之喬木天之所福非但美意以延年人皆曰賢兼有令名而長世茲逢穀旦益茂繁禧遥瞻松栢之標敢布蔦蘿之欵崆峒問道聽鶴髮以何時蓬島逢仙衍龜齡於此日僭陳不腆代祝無疆龍馬丰姿葆精氣神而登上壽麒麟勲業兼齒德爵而稱達尊未既敷陳伏惟崇炤

請佘老師

伏以夏官之屬六十時高列棘之班魯國之士三千夙佩菁莪之教化雨幸沾於闕里鄉雲快覩於台垣式肆初筵恭申下悃恭惟老師閣下　三朝碩彥一代偉人鍾五嶺百粤之奇靈珠在握總七畧九流之要朗鏡澄襟鹿洞鵝湖文采風行於海表豸冠鵲印妖氛波偃於江南天下翕然而宗之　廷中無出其右者方旋臥龍之駕即看司馬之來當安危注意之時須文武兼資之畧乃從泉石入贊樞機黃石韜鈐胸隱甲兵之富青霜武庫坐窮蕭韜之元豈但予王之爪牙具瞻圻父亦且公門之桃李常對嚴師吹萬

不同有三如一在昔二十年之離合望粵嶺有若尼山即今五六人之從遊侍燕臺恍如沂水爭喜德星之聚況當湛露之初謹詹某日爰披絳帷恭迎赤舄卿省惟月同登樞密之堂士從如雲共擁皐比之坐枉簪紳於一日柱下彈冠落珠玉於九天席前借箸不獨趨步爲諸生之範行看精神折千里之衝不勝立雪之誠乃敢順風以請

與海防萬丘澤

臺下久鎮龍荒新懸鶡印田出塞之馬提橫海之軍屯細柳於師中屹如鐵壁望扶桑於天外行建銅標

遲想霜臺將臨海嶠奉金石之雄畧鯨鯢靜偃於波濤俾草土之餘生燕雀偕安於林莽愧無末議仰佐中權不揆蒭蕘之言益爲桑梓之慮其諸委曲須面披陳佇俟節鉞之一臨以慰雲霓之衆望

上林老師壽

嶰管葭灰喜一陽之來復桑弧蓬矢詠萬壽之無疆共欣鶴筭之永延況有鳳毛之嗣起身爲時而難老名間世以彌章卽今畏壘之居坐進軒轅之道天之所福固知黃髮之堪詢人皆曰賢願爲蒼生而再出某身嬰素韓蔓遊絳帷亦步亦趨空憶孔門之數仞

爾者爾艾但歌魯誦之三章

答蜀中丞

授鉞巴天公望方隆繡衮懸車楚甸　帝心猶佇蒲輪乃厪瑶函寵頒珍箑輝如明月穆若清風濯錦江頭借光華於西蜀披香殿裏侍揮拂於南薰惟此記存敢不登受用介趨風之使代抒就日之忱不竟敷宣仰希台炤

寄王對南年伯

恭惟白麻渙命紫閣增華聿崇上相之班還踐中台之位此　九廟神靈所爲欣喜九土蒸黎所爲想望

而百辟卿士延頸鵠立以須者也某夙叨眷遇超絕等倫佇觀補袞之猷倍有彈冠之幸光依咫尺喜溢尋常輒具緘書代陳歡忭鴻遷在即雀躍何勝

答黃侍御

憶昔文場幸聆德教虛過冀野未收空北之奇得御李君式藉指南之誨自同臭味遽託心知求綵服於海濱遂成隔別望繡衣於山右遥借光華仰羨袖簡之飛霜空懐屋梁之落月冀於獻椒之旦獲賡伐木之詩忽辱芝函咳唾儼成珠玉兼承珍貺李桃難報瓊瑶對使登嘉勒書言謝係心千頃遥瞻叔度之波

屈指三春預設南州之榻

答寧夏撫院

三陽啓序萬彙維新若　天聽之彌高致人情之久鬱有懷就日含䰟經年瞻　龍衮於九重情踈鵷鷺悵貂璫之四出禍及雞豚雖當一草一木之向榮其柰匹夫匹婦之飲恨遲遲春日空披蘭蕙之風悄悄憂心巳罷屠蘇之酒翰箋下逮慙䰟盈襟所賴虎幄之有人幸見狼烟之不起遠人既服懸知䰟絳之功內地可憂應軫山濤之慮率爾布謝不盡欲言

修城小引 附

地控海邦萬里掃鯨鯢之浪雲開天府千山當虎豹之關請恢大國之雄風永作中原之巨障欲標銅柱先壯金城念我三齊夙稱四塞西連泰岱東俯滄溟惟玆百雉之城近壓五龍之口擁三齊之郡縣有建瓴高屋之形拱千里之邦畿有擊柝重門之義比屋久安於　聖世震鄰忽起於倭夷蠢爾匪茹掩人不備屢報水犀之警寧言風馬之遥夫既能輕千里而破朝鮮豈不能越一水以犯内地彼以十萬之衆敵海而來我以七千之兵畫地而守艅艎難恃千櫓宜修矧玆英雄用武之區恐爲狡猾必攻之地與其臨

渴而掘井不若未雨以撤桑蔚方城周總三垂之要領虎牢戍鄭扼諸夏之襟喉盱眙守而虜騎奔青淵設而羌人服孰謂一城之利害乃關列郡之安危欲決今日安攘之機當看古人控制之要在地利之可恃比天險之難升西莫重于殽陵非莫急于山後若全齊之重險在吾郡之諸山我能障狂瀾而東彼敢越名城而北蓋登萊守在海彼渡海則已紛披淄青守在山我憑山而形愈強固欲銷氛祲豈憚經營自軍旅之初興致徵輸之百出民既瘠矣事且紛然赤羽彤戈既徵兵于閭左黃龍青雀又轉餉于天涯況

茲百堵之興理須萬金之外將取盈於公帑則千瘡百孔經費難支將加派於地租則十室九空困窮可憫勇夫重閉策合急於周防衆心成城事必資於多助仰惟藩府號曰維城況我縉紳誼當許國咨爾士庶各有身家宜捐錢穀之需以助徒庸之費蓋此麗城之衆如乘渡海之舟堅則利涉同資瑕則淪胥可畏彼既狡謀于猾夏我宜預計于防春使連城有虎踞之雄則臨事無鹿駭之患一勞久逸暫費永寧卽無一朝倭寇之憂亦是百世子孫之利山為礪河為帶國以永存築斯城鑿斯池民將共守九攻九卻永

固王室之藩垣七縱七擒行見海波之清晏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二十一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二十二

齊郡馮琦用韞著

書牘

答太倉王相公

上太倉王相公論三王並封

寄申相公

上政府乞歸

上太倉王相公

答山陰王相公

寄山陰王相公

一百方

答山陰王相公

賀陳玉壘相公

寄王相公

與陳虹岡司農

答張玉陽少宰

答太倉王相公

自王給諫建議後視篆而得予假未嘗有也講僚得給驛賜金幣已爲異數至於匿　詔旨定期程前此未有也詞林贈別上傾元宰百年前有之然不過片詞隻韻若夫連篇盈軸又親灑翰而贈之前此未有也近世贈言不過誇詡遭遇與夫悵别道故之詞若夫談涉世之難盡舉生平夷險榮枯悲歡夢覺之境以相告而憂其相靡相忌前此未有也語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夫士之相與在相知心耳言感則已淺言酬言報則又淺雖然以吾師披腹心教我我獨匿

意隱情無一言半詞相別夫乃以我爲非人也頃者吾師移書諸司戒無輕言　建儲事須冬初併力廷諍此背水陣法也言不聽而諍諍不已而以去就决之此如駿馬下坂勢不可止愚則以老師當以此事决去就不當以去就决此事也此事在持之堅定而不在處之决裂卽如友朋相與過失相規爲勸解之詞則易爲决絶之詞則難隋文帝曰吾於高熲勝兒子比其去寘然忘之人臣之不可以身要君如此夫建儲大典不出於上而决策於下在人主必不安處人主不安之勢而過用其盛氣嬰人主之逆鱗而激

之以不爲又激成宮闈騎虎之勢而使不得不爲其
爲社稷計不完今第宜從容委曲反覆開導延頸爲
太子死之意堅不可奪而其氣彌平其詞彌順以俟
上之裁決正魏公所謂此事當如出上意者幸而聽
大善不則請預教　皇長子即兩皇子並出亦須明
立等差端今日之豢養正異日之倫序　儲雖未立
固已定矣若二者皆不得請然後以廷臣之上策爲
老師之退着要之言者自言且無及去就去者雖去
亦無忘君國明決忠厚人臣皆合如此而況受恩深
重禮絕羣僚者乎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人臣不敢意

其必成以爲功亦不敢意其必不成以爲名據事理守典章款款朴忠正不須支聖經賢傳如臨古法帖一筆似即一筆佳全體似即全體佳矣是事也成天下誰復不服是事也不成而諍天下誰復不服從此紛紛之說皆當杜口而十餘年來所由紛紛者亦請爲老師畧陳其槩門生入官獨見丁丑以後事於時上成其勢下成其名天下議論乃始萌芽至壬午之冬而下之爲議論者始勝於時回邪屏斥忠讜登用人心國論庶幾得其平而排擊不已角立而爭至乙酉之秋而下之爲議論者始敗於是天下厭異同之

議習和衷之論而其末勢乃至異異者外同者內天下
異同之論乃復益起至巳丑之冬而下之爲議論者
復勝則又排擊不已角立而爭勝不已其勢必敗敗
不久其勢復勝同爲異根異爲同始大如風輪之持
世小如水車之激水相循相軋無窮已時故有勝有
敗互勝互敗而未嘗得其平譬之味然非飴則苦蘗
也譬之藥然非烏附則大黃也夫治病者不計虛實
而輕以大寒下之輕以大熱補之藥以治病而反以
爲病後來者治藥而已未及治病也故寒熱之性有
勝有敗互勝互敗而血氣未嘗得其平夫人吾人也

事吾事也相與語是非耳何讐何隙而成兩敵血氣有餘卽爲火病病已則復爲血氣天下紛紜惟在考其實修其本以服之天下私邪惟公以服之天下僞邪惟眞公以服之服之自隹不必論是非勝負也夫我一人耳人且千百兩目難以視衆鳥一心難以應衆機衆口難調衆怨易結善解結者當于結心結根若除諸妄自滅竊觀今之議論因事而起者一二因言而起者八九就言而論因章奏而起者一二因語言而起者八九以老師忠孝大誼爛如日月文章氣節神識力量天下推以爲赤幟而比遂見疑於悠悠

之口且昔之疑人在事後而今之疑人在事先此何
故也或以言入或以言出以言入者必有所傳會以
見其親以言出者必有所增減以見其不黨夫裁節
文義更易訓詁即古人之言誰不可疑者兩喜溢美
兩怒溢惡是開甲乙之論成人我之嫌此既傳聲彼
又躡影影影影相傳何所不至處之之法莫如大疏所
謂不爭不講而不爭不講者不但不形於章奏亦願
致慎於口吻夫事待言明其味已淺意因言晦其疑
轉深古之慎言者身在事外則逃之玄虛身在事內
則歸之功實問四方之水旱考六曹之職掌稽吏治

之廢興詢備邊之虛實一切是非毀譽絕口不道傳搆何由而起議論何自而生不但市虎可銷亦且海鷗可狎夫天下未嘗無事也事之初起往往甚小因議而漸大因爭而益大事已觀之又甚小故善處事者大事當使之小濃事當使之淡漸小漸淡即漸無事矣此議不立則彼機不生後釁不開即前嫌漸弭譬之作文已盡必有問答以爲波瀾若無波瀾勢將自止夫相猶的也射名者趨焉射利者趨焉相猶舟也順風者乘焉逆風者乘焉言法便者與言法不便者皆有所挹取于我者也言便者與不便者爲兩敵

我居其一卽在兩敵之内言便者以附我爲利言不便者以抗我爲名欲名者得名欲利者得利而我獨受其弊故謀國利用衆持身利用獨用衆所以爲勝而用獨所以爲不敗郤克破齊王翦伐楚用衆也趙雲文鴦出入萬衆單鎗匹馬所向無前用獨也若使二人將數騎入堅陣左顧右盼則難以濟矣衆之紛披其勢必寡與其用寡不如用獨用獨之久勢必得衆我在是非得失之外介然孤立則在是非得失内者皆來取衷而我持其衡我持其衡則人輕而我重我重而物自附矣内閣之有事權與得衆也以漸其

失之也必以驟失而復得也又必以漸夫吳君之吳也若追得之則事又未可知也大抵今日之事上下兩難然下紛易定上隔難通至公血誠天下斷無不服之理惟夫中外相隔上下不交則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古人謂安有知政事而數日不見　天子者況乃彌歲經年不承音旨下既無由接見　上又未盡聽覽六部能題覆而不能使一　內閣能票擬而不能使下卽不知大權將安歸乎自古基禍往往在英明之主而禍不見于英明之世彼能以法繩下其下凛凛慄以身試斧鉞而以其家爲撲滿故猶惕而未卽

遐至於後世無前之英明有前之隔絕而爲禍始大此如人之有痞疾也膚之內膜之外鍼石藥餌之所不及以肥甘奉之則邪日盛以藥石攻之則氣日虛奉之而不可繼則必攻攻之而不能克則又必奉之比侍老師仰屋而歎煬竈意念深矣此類勢成如虎未成如兎搏兎者但患其窟穴深耳獵師手一矢臂一鶻可伺隙而取也戊子之役則幾如搏虎建旗鼓聚卒徒雖有千羣萬騎僅以當一矢一鶻之用反以震驚山靈蹈藉士馬雖能取之所損實多不言則滿朝無一言者一言即滿朝無不言者言官之疏旣以

同聲救言官之疏特出異例上安得無疑而輕外廷乎凡攻君側之惡者必上憑　主斷下伏公論而中乘其相疑之勢董澤之蒲不可勝計也而不可以苟射也不必得則不爲一爲則不可不力惟愼與果乃可以濟惟老師審圖之凡門生所陳只論事理未必盡合事機又涉世之日淺所見僅十餘年事遂欲引而伸之以槩其餘故多所不合昔有見豕白頭而上獻至河東見豕頭盡白乃始嘿然而慚以門生之愚而謬陳說于老師之側不自知其爲遼東豕也雖然其意則忠矣

上太倉王相公論三王並封

伏見三王並封事　詔文深切羣臣引誼廷爭羣疑必不可解而所疑又不敢出于口　上心必不可回而又不能以其心取信于天下其所稱引以爲詞者皆其意之所寄而非其意也相抗相激恐遂成大禮之續中間調停區畫惟老師在而老師苦心亦復不白數日以來紛紛籍籍不忍聽聞門生在諸弟子中最少最不肖受知遇最深欲效一得之愚以佐末議而未知所出竊謂君父尊親宮闈微曖皆臣子所不忍疑與不敢疑然而終不能解者何也羣臣屢請而

屢格　明旨屢下而屢更其更彌多其詞彌順而持之彌急彌峻類若有意爲之者且夫長不立以待中宮也中宮恩寵賜予遠出貴妃下即中宮之父視貴妃父卹典何如哉遲遲于捐數百金葬其已死之父而虛　東宮以待其未生之子此廷臣之所爲疑也今日有嫡立嫡無嫡立長雖是至理至情而羣臣深憂過計終不能已何者長幼不可爲而嫡庶可爲也　肅皇帝時　方皇后不自九嬪進中宮乎幸而景王非方皇后子使景王而方后子也則嫡庶宜何論焉羣臣所憂所疑實在于此即使萬無可疑而三

王並封亦不能無後患古者豫建太子非獨蚤端蒙養亦以杜息爭端彼自襁褓而受冊若生而爲太子生而爲諸王者故其意消而爭息今遲之數年而諸皇子知識漸廣血氣方剛少既逼長長亦疑少小人窺之傳搆語言傅會形跡分左右袒使水火爭雖父子之間亦可以得志苟可以携其入必甘　主上不能自必而老師安能必之于　上乎今庶人百金之產兄弟不憚破家而訟士大夫爭一官半級相搆陷者不可勝數况于至尊至貴而不早爲定分安得無如逐兎之說乎一定之中猶有不定不定之中何所

不有即使萬無他虞而傳之後世亦自不可爲法夫嫡一而已六宮盡庶也故人君有嫡子常少無嫡子常多如今日之法則人君有東宮者常少而無東宮者常多　高成而下以嫡立者有幾繩以今法則從此以前皆不當有冊立事矣從此以後亦不復有冊立事矣二百年之家法千萬世之國典在此舉也且庸君作事後世猶有矯其非者若英主行之便爲後法令後世之主盡英明如今日可也春秋鼎盛如今日可也以中庸之主襲英明之跡必爲禍以衰遲之主襲鼎盛之跡必爲禍　世廟時二王與　莊敬太

[illegible]同日受冊今猶援以爲例況明有三王並封事而
後世不爲法者乎有引此爲法而不長亂者乎今夫
士庶人多子中猶不能無偏愛或至私藏以遺之語
曰丈夫亦愛少子乎毋愛者子抱故懸位以待其所
愛中主所甚便也中有甚便而又引英主以藉口羣
臣欲開一言可得乎悠悠道路之言皆歸咎老師乎
者謂不能引誼匡正而刻者遂無所不比擬不佞竊
悲老師以忠諒素節調停苦心而被此名于天下也
凡士大夫私語與衆語異衆語多平私語多刻事在
是非間則直從其非過在輕重間則直從其重積獨

而成衆積私而成公積一時而成萬世當吾世而不
見白後誰復能明之者蔡襄之疏未必有世微大臣
力救則其禍不可測萬一時異世改形跡故在一夫
開說百口難分得無爲子孫憂乎夫二王並封始未
嘗不操兩端而後乃始定大業歸　裕王天也假令
今日事終如　裕王則子孫不可測之禍也終不如
裕王則千秋不可滅之名也老師何不超然改圖布
所失于天下與百僚併力廷諍請仍行二十一年冊
立之旨事成功在宗社事不成亦有以自白日月之
更何損于明改過不吝彌見盛德事至今日已不能

無悔過此恐遂不可悔惟老師留意無忽

寄申相公

夫某海濵賤士耳老師拔之疇伍而登進之又拔之疇伍而置之館局又自館局掄侍講幄某在門士中最少最不肖而被知遇最深恩德最渥十五年來未有涓流纖土仰酬高厚獨有一念朝宗仰止之私日在紫閣絳帷之側耳老師德致中和政行寛大其斡旋在密勿其培養在元氣天下國家並受其福一旦釋重負而高謝歛神功于寂若巖居川觀振衣千仞其視塵埃野馬不足復溷靈府惟是明主之眷蒼

生之望天下有所疑而未釋老師有所欲爲而未竟恐未得久爲東山臥也頃者悠悠之談遠者習誣者之言而未悉老師之言近者悉其言而未明其意悉其意而未覩其效蓋自古父子之間未有人臣可以力爭而得者也天下之患養成與激成者正半若事英明之主則不患其養而患其激獨可以從容轉動而微防其不然眞見不然然後以死守之耳竊觀老師之意蓋以正直爲體而以委曲爲用顧天下之疑巳叢于我雖有欲爲之志未能明吾意而收其效即後世誰當知之者願吾師一出而定　皇儲之是非

然後茹芝之商山未晩也歷觀古來逼患莫大于君疑其臣君輕其臣而今皆有之華門圭竇而亦可以難爲其上名節毀矣體貌輕矣使人主孤立獨任而無所信嚮大臣凛凛身之不保何以規切人主且政事皆在六部而政機在内閣内閣輕則政機旁落而羣臣無所禀裁人主未必躬攬六部又難統一朝廷大權安所歸乎令内外之臣皆如今日可也異日者内可徑請于外外可以徑結于内外内可以相通而内閣爲贅員天下之禍從此始矣愚妄以爲上下之情欲通内外之竇欲塞而通之塞之之機皆在内閣正

德之季閣臣不得稱重矣自永嘉相而君臣始親機務始一人謂永嘉奪館閣之官而不知館閣得永嘉始重也永嘉蓋嘗暫歸而屢召其在今日上所親信安近莫如老師願老師早膺特召再入中書以副主上之眷以收天下之望斷宗社之計重機務之體門牆下士不勝懸切伏辱賜書故敢具陳其意惟老師恕其狂簡而教之

、上政府乞歸

家君自去歲轉官時已病署道事七月始得代未幾入洛中未幾入賀馳驅炎暑中往返數千里遂至委

頓入都以來日親醫藥未拜一客未赴一席此士大
夫所共知也即辭朝行至新城道中前症轉劇覽止
足之分惕滿盈之戒具疏乞休巳赴通政司投進矣
門生亦願乞其不肖之身一圖省覲謹以眞情苦語
具爲老師陳之某薄德薄命止生一女近復夭折十
年以來都無生育未至四紀先見二毛外強中乾氣
血衰耗天之禍澤此豐則彼嗇人之精力彼兼則此
分年來始知造物之難全頗疑詞章之爲祟儻得告
歸田里偷安揄枋盡絕酬應之煩盡謝筆札之役休
息心力保嗇精神冀回朽木之姿或霑枯楊之潤此

其不容不歸者一也女亡未幾婦病繼之疾勢沉痼殆將難起兩旬之內食粥七甌日夜悲號以不得生歸爲恨歸而得見姑嫜與其親戚兄弟儻可徼倖十得一乎不幸而死死且不恨菅蒯無棄著簪偕還豈有與人結髮同處二十餘年知其將死而尚不一歸尚在可生而不圖生之之理此其不容不歸者二也竊自思惟離家十年違親千里一婦一女及身而三女巳歸土婦將就木一身落落萬慮茫茫人非金石豈堪銷鑠然身愁身病尚可以借命理相寬呼醫藥自救而某乃以見女子故傷父母心昨家君入都相

歲一痛以後絕口不談當其獨處或對親友未嘗不低頭歎息家母自聞孫女之信不食者三日未幾而有外祖母之變母念子之女子念母之母無使則憂有書則泣總謂平安猶難信耳稍聞違豫便已驚心老師試以常情度之豈有母子並抱痛惻子不見母母不見子而可以自寬自安者此某不容不歸者三也某之情事獨若原不論官之淹速即以官言之亦自當去某未壯而入官未强仕而視篆未卯而晨未丱而弁以古揆今有必敗之理易稱曳其輪濡其尾無咎夫緩爲無咎則速必有害矣譬之嘗果取之生

摘與侯其自落相隔幾日滋味逈別老師試觀近時館中有以年三十六而至宮詹翰學者乎亦有子叨宮詹翰學而父尚戀戀落臬者乎有父以疾致仕而子不歸省者乎亦有積俸至十七年不一退避如嗜飴含蔗不忍暫唾者乎非老師教訓拔擢無以至今日旣至今日願老師思所以全之韓魏公不遽用蘇軾知制誥欲老其才而用之軾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路十早爲翰林學士而識者謂其如何得老某之不肖不敢望軾萬分一而論官之早達已復過之竊願使老師爲魏公勿使門生爲路十則相愛

相成雖一歲九遷未足喻其德厚也此類猶是俗情
俗見門生本意亦不在此惟願早還家一見父母耳
予告乎假惟老師命臣子不敢必于　君父弟子亦
不敢必于師長惟老師察之

上太倉王相公

頃奉　嚴旨及老師溫諭君命臨之則臣子不敢違
師命臨之則弟子不敢違不敢即安而聽命于途再
布其情惟師垂察尊教責其以斵輪之用操刀之割
某雖土石亦知盛心疇昔教訓如場師秃材惟恐不
長今日眷知如工師求木惟恐不用豈忍自棄淸時

自孤恩造第愚父子圖歸計久矣家君以踰艾之年正服官之日遽自乞罷非有他故但以不堪父子久離欲圖聚首耳家君爲不肖而歸不肖豈忍棄家君而出凡宦遊者誰不辭親而出然使身無疾病心無感惻則親自當教忠子自當移孝而不肖乃以桂華不實貽椿萱憂相憐相愛更倍常時一聞別離便如割裂其亦人也獨何以爲心天下事可望則不當急絕望則不必急今於百分難得之中猶有一分可望若復貺非分之榮進工無用之文詞自敝精神自折福於數載之後更無可圖不肖即已矣如父母之望

何古人垂老而始衰不肖未衰而得白時一對鏡惕
然自驚惟有日侍親側自視如嬰兒稚子差以自安
耳不肖形體似無病而氣血實虛中夜初寤手足頑
麻右足横筋拘攣掣痛常恐臃腫之材便成廢疾之
漸旣不敢告之父母又不能達之至尊老師如不見
諒則誰復告語者語云肌體忌太豐仕宦忌太速此
兩言若預爲不肖而設原其初意只爲速行必蹶早
發先衰欲稍休閒以自韜斂兼圖山中靜攝省思慮
專精神以冀生育耳其在今日視之則功名爲身以
外事子女爲身以後事惟有與父母別萬分不能爲

懷心多感惻身有疾病親爲子憂子爲親憂百方萬計無可解釋若使不肖歸休而有所出卽無所出而或兄弟有子父母有孫以少寬不孝之罪則亦可以辭親而仕矣乞休請告原自不同詞臣予告多者三四年少者一二年原非自棄堯舜之朝永投麋鹿之壑今但望老師救目下父子分離之苦不敢拘時之久近也天下事惟人情事理而已如門生之言非情非理則老師麾之斥之如近情理願老師哀而許之情迫心亂不知所云

答山陰王相公

黃扉三疏照映千古夫睹事不可而諫三諫不入一
去使朝廷知有不愛爵祿之臣天下後世知朝廷有
守禮義明進退之臣此其爲身輕於一羽而爲國重
於九鼎不知者乃更以爲激近世以來務爲先意承
志結納左右遇事不匡正不得已一言以塞責其自
解則曰不得不然而天下習見亦爲當然一旦有獻
替匡維之事人主大不能堪而天下亦遂以爲大異
夫裂麻焚詔何人哉令時不見古人事已久矣欲受
知人主不得不事左右事左右不得不營賄賂而說
者且爲之解曰枉尺直尋嗟乎尺則枉矣或直尋或

直尺或直寸或無所直所直不可知而所所枉則眞枉
矣天下之患常在重去官而輕去國重去官使人主
之心厭必將曰吾以此位與此祿誰能去之輕去國
使人主之心離必將曰吾以此位與此祿豈無他人
而以此要我也此兩者誠不能無過不及之病而要
之今人之所謂過古人之所謂常庸人之所謂過聖
賢之所謂常合則留不合則去進以禮退以義人臣
故當以王陵爲正耳今上下隔絶中外困窮降胡小
卒據土地僭名字戍守從征之士亦嗟嗟呼譟而挾
揚予譬之絲然一絲不得其緒則亂一絲亂則衆絲

術之亂久則遂不可解唐之季世是已事勢至此而羣臣尚不得一望上之清光不務擇將但務多將不務必勝但務必進舉棋不定當局全迷棟撓榱崩僑將壓焉閣下雖高謝人寰而係心宗國諸公如有咨籌策者當不廢新令尹之告耳手教知已抵舍途次安穩僕夫無恙不勝欣慰士大夫所同願者惟朝廷無棄正人正人早還朝廷則天下事尚可冀也率爾占對不盡欲吐

寄山陰王相公

自閣下歸後世事凡幾更矣大抵持正易激持祿易

隨以激繼激益慷慨論列前與後相迸而禍益烈如東漢以杜喬繼李固以陳蕃繼黃瓊是已以隨繼激惟人主所欲為禁不敢出一語人主以為忠順無忤遂謂人臣禮合如此而恨前之激者益深如以孔光繼王嘉以胡廣繼杜喬是已自三年以來士大夫遇事輒言甚或求多於事之外及雷霆一摧折而向之激昂者一變為緘默再變為巽懦緘默巽懦不過不言而已勢又將變而言言則順人主意向承權貴風旨宇宙之大無所不有矣即如部署執持亦有太過不近人情者執持而見詘亦將變而詭隨無復有為

國家守法者大畧其言其執皆謂可以得名名可以得官及見摧折不已漸成禁錮名不可以得官則名亦非所恤不但緘口結舌之風成抑且塗面裸形之事出矣往時小臣喜攻大臣大臣急於自保故大臣惟患小臣之有言小臣惟恨大臣之有權今言與權兩去大臣與小臣兩詘舉盤危而奉之中人誰實爲之　主上聰明神聖誰敢奸法然上太威嚴下太隔絕有獨斷無兼聽五官之計寧能日聽悉覽左右乃更陰陽上下而操其從臾激發之術則今日之獨斷恐更成後日之旁落耳夫破的者矢發矢者弦發弦

者決佽決者指弦雖有待而發然矣實出於弦今羣
然一詞盡歸之決與指吏不關弦矢事官儼然坐堂
皇而謂發蹤由吏則官豈有不怒者夫惟怒可以不
察事之虛實不論情之輕重使人主自與言者為敵
而已之事可以不問不辯故奸人嘗欲激人主之怒
而言者適中其所深忌此受攻者所以愈急而愈覩
攻之者彌衆而彌相蹈藉者也往歲閤部相持大臣
言官相爭一切斥逐禁錮之事濬其流而揚其波今
一日言官部司幾空署矣豈遂無槩其中而僅一疏一
揭以塞觀聽是衆之所非扶衆之所摧衆之所摧致

[illegible]比也勢不能無借援于內內又借策于外中
[illegible]合結納之形成將來更進用事事不關決于
[illegible]欲開一言可得乎夫天下未嘗無異事也患在
[illegible]異為常當其異也且疑且駭及其習以為常視為
[illegible]然而後因循漸漬以至于亂往時中旨用陪推者
以為異今以為常往時一缺遲月餘不補以為異今
空其官逾年以為常往時逐一言官羣起而爭今連
翩去國數十人以為常往時言官因論人而去所論
者踧踖不寧上䟽力救今以危詞激　上怒逐十餘
人而恬然安之以為常往時朝政有缺失皆責備輔

臣以爲不言言矣又以爲不力今相習爲依阿澒涊
容容自保以爲常以前可驚可愕今皆以爲常事無
足異而又有異者繼之竊恐後日又以今日爲不奇
而出於今日之外則愚未敢料事之所竟也上下隔
矣政本輕矣言路塞矣法宫之中獨有左右左右亦
人人自危毛髮淅灑重足而立　至尊孤立於上而
大臣未有焦勞爲國家忠計者近獨見一疏耳朝廷
置公卿輔弼而直言乃出一中人殆曾連所謂三晉
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要之數年以來前持正而
稍激今持祿而稍隨今昔相提而論則後彌見其順

面前彌見其忤此所以久安而閤下一去至今未復
也自入都來常懷歸計於時事不復措意遂成三緘
聊爲閤下一吐所見聞亦以當一夕坐談耳

答山陰王相公

伏承手教具悉愛君憂國之盛心疏草敘時事艱難
明進退分義令人奮然以興肅然以恐知必啟九重
之聽不煩再三之瀆矣至謂此疏一上大無復留之
理必欲繼以三四則鄙心竊有疑焉蓋願爲忠臣人
主所不樂受獨爲君子同列所不能安且古人獻納
必先盡所欲言諫而不入然後以去就決之今先乞

身而後極諫失先後着矣譬如友朋語之曰其事不善與子相愛不忍不以告也此雖未必聽而必不然卽然而異日復思其言今語之曰吾與子絕矣子其事其事不善也其人必拂然怒怒而異日不思故言一也言之異而人心變矣朋友且然況於君臣之際凡人臣進諫則當養其力欲其君聽納則當養其知語曰勿攖人心人心不可攖也而人主之心爲甚今日之事極知忠愛然自主上視之未必不謂以言語翹君之過以去就要君之從先操疑心復厭苦口以此求聽不亦難乎凡諫必先思所以入思其終也思

其復也諫而不入亦當思所以繼之必欲以此去國竊恐于事未必濟而國體且大傷矣聞荆師亦有疏人已先言而我乃後發反似和其口吻在士論則指先發者以爲高在主心則疑後入者以爲瀆竊謂今日之事會可便止不盡之悃俟異日自開端言之可耳大臣進諫要在以樸質之詞將真懇之意理到心到正不須文若度不能得之於上等語似不必用蓋將進言于君父而即逆度其不受義之所不敢出也承下問不敢不以實對

賀陳玉壘相公

榮膺　帝簡晋位台司仰惟樞斗之階即是箕裘之
緒是父是子　本朝所無即前代世臣多由族望老
伯用兹才碩德致位機衡韋李王謝未足擬也然而
不肖不敢以爲賀不肖所爲賀者乃在上格　主心
外弭邊釁而中消士大夫異同之端非閤下不可夫
上深居簡出久矣無論六卿庶職即細旃廣廈何曾
一望清塵數年之前朝夕納誨虛已以聽者惟閤下
在耳由舊學則眷遇易深憑舊知則籌策易信泰交
巷遇意者在茲此不肖所爲賀者一也倭虜之釁似
已漸開鋒未交于原野之間議已戰于堂皇之上也

年侍左右促席抵掌無所不談雖復千里之外了如
指籌聚米竊計明能見事斷能持之無以易閣下雖
使海氛揚波胡風吹塵而大賢在事自當折之樽俎
制之綢繆此不省所爲賀者二也近日士夫異同已
分是非互執驅天下之才不爲國家修政立事之用
而盡用之是非同異來諭所謂跡若因公情實難測
其照物情閉如懸鑑矣今日要務莫若默消兩岐之
釁鼓舞天下人才宣力于國程能于官而欲消兩岐
之釁則必身在兩岐之外閣下自來于是非曲直一
無所染如人坐堂上在曲直外而可以曲曲直直併

可以化曲爲直平康正直之世行將見之此不肖所爲賀者三也由前言之則前人所無而閤下所有也由後言之則今人所難而閤下所易也然不肖所爲賀者在此不在彼聞命以來不勝彈冠之慶獨以僻處海隅無由從百僚班見之後又以身在告不敢遣力入都謹因房公齋捧之便一布私欵遥瞻台曜第有神馳

寄王相公

自去歲通問訊仰辱還答勤勤懇懇如在下風今忽復一年門生且免喪矣內之不得啜菽奉先君外之

不得援琴見夫子日月易邁悲慨萬端嗟乎先君在矣沒而便之如生則有老師雄文在仰惟我師以赤誠結　主知以正學弘時務當時遇事未嘗不言之未嘗不剴切婉至至於流涕而　上亦未嘗不欽容受之也奉　神斷之主而世必責以焚詔補牘之事處爕和之任而世必繩以折檻牽裾之義以今日視之何如哉敝邑有沂山焉史所稱爲東泰山者也武帝時有封禪之議以山小不能稱其費然遠而望之實與泰山相埒百里之內逶迤而上至山下轉失其峻極矣夫山中望山此居老師時而論老師事者

也其在今日思前日則山外望山矣以李鄴侯陸宣公之忠讜而當時士流猶有同異以今日視之何如哉本朝輔弼忠清大節實心憂國事如我師者當復幾人士大夫嘗茂弘既去始思茂弘耳門生孤植淺識辱我師甄收以至今日文非蘇軾而有歐文忠之深知才非寇準而有王文正之密薦乃者塵緣易盡福力難消逢天之慼越在草土幽憂以來百病相尋豐腕漸消鬚髮反素不意不祥姓字猶在廷議月旦之評既不動心亦不洗耳獨念時勢如此身病如此必無報　主恩報知己之日也出即一無所濟處尚

可以自完在山泉清出山泉濁我思古人獲我心矣我師往日勳業如山在山外地彌遼遠勢彌高峻門生今日自處如泉在山內雖無沾溉亦無點染大鵬之於斥鷃小大則有間矣士各有行亦各有適　主恩師誼所不能報者獨有此心耳因便畧陳所懷諸俟後訊不一

與陳虹岡司農

適見廣東開採李內官全抄代省祭葉本立等進銀六百求把總名色或於本等雜職上加納職銜已奉聖旨下貴部題覆在臺下自有權衡顧彼以所騙

朝廷之財買朝廷之官此端一開效尤必衆就事理輕重貽害深淺較之必不得已寧量與武職名色勿與雜職上加納也葢雜職上加納典史之上必係縣丞主簿既與職銜則便爲本地鄰近職官以本地之官虐本地之民於勢更便將來地方佐貳不稱其意者必將衆論趕逐而以此輩代之今日以雜職加職銜異日將以帶銜易見任矣武官開採民所習見雖假中璫之勢然於地方仍是客官耳若文官之路一開彼既可以六百金買縣佐將來以一二千金買府佐則何以拒之今日之事隱然於權利之中存焉爵

之意總非佳事而予之武官爲害淺予之文官爲害深凡事慎於謀始將來各璫援例以請者自今日始矣事關民生吏治偶有一得之愚敢以聞于左右惟臺下審計之

答張玉陽少宰

其之不奉顏色八年於茲矣北雍振鐸多士彈冠不佞亦庶幾面聆提訓以慰契闊而復聞留銓之命瞻望崇階漸遥揆路遲思良晤復彌歲時且以書慚且以悵惘遠勞芳訊具悉記存敬屬來伻布陳謝款黃扉虛席時事多艱特召非遥爲時自愛承諭今日之

事不宜過激恐君臣爭勝其後愈難收拾至哉言乎漢唐宋之季未有不由此者也上與下相激內與外相激士大夫又自相激事鮮降心朝多變色人臣如此何以禁切　主上哉然事所從起寔始于抑僥倖杜請托比來進退頗合公論而稍傷于驟施行少次第兼所欲去者既奪之以大利而復被之以大不肖之名則誰復能堪之者大畧故太宰假爲公而譎爲正君子既指其爲假爲譎而中貴人復恨其爲公爲正彼見近日所用皆士論所與故士論所與者偏不登用儻亦事勢之流相激使然乎或戒其子怍[illegible]無爲

云奸非不可爲而有意爲奸則不可耳王乍令盡
事一切請謁盡罷之中貴人大恚所以齟齬之者甚
萬狀不言則尸素一言即爲激不去則輕侮一去即
爲激要以合則留不合則去自是古大臣風槩也閤
部以中貴喜不喜爲去留中貴以囑託行不行爲喜
怒蓋天下之事有必壞而無策者三以款制虜終必
敗敗則不可爲今舍款則無策以堤制河終必敗敗
則不可爲今舍堤則無策以囑託制中貴終必敗敗
則不可爲今舍囑託則無策事至今日大難措手非
高賢大良不能鎮非至公血誠不能安則微閤下孰

望乎不肖日以望台馭之來也內憂如此外患又未
必可量千條萬端難以書悉聊以復來諭所及耳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三十二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二十三

齊郡馮琦用韞著

書牘

上政府諸老請告書
王老師
答楊楚亭
答葉龍潭
答邢崑田
又
寄邢崑田

答王懷棘中丞

與王對滄少司馬

答蔣元軒侍御

答王晴江兵使

答呂新吾方伯

寄朱鑑塘侍御

答李順衡侍御

答王兵憲

寄李固安文亭

答邢崑田

答王晴江副憲
與韓惺宇中丞
謝王老師

上政府諸老請告書

某本以虛庸謬塵館局猥蒙提訓踐歷清華比奉明恩擁傳歸省身輕德重無可仰酬惟有竭節殫心當官營職上報大君之遇下酬國士之知近接邸報知皇長子出閣講學端蒙養于今日正倫序于他年仰惟夾日之功實仗回天之力雖復窮鄉小吏薄海遺氓吉語相傳式歌且舞況某夙忝講幄服在宮僚敢不祗奉嚴程樂覩盛典直以眞情眞病未敢戒途粗陳微衷仰于台聽家君一從解組便已懸車家務既所厭聞人事亦倦延接精神一無所寄獨以杯酒

為娛不飲則無歡過飲即生病比來吞吐酸水胃膈否塞問之醫者皆云非老人所宜某前既以省覲而歸今豈以親病而出且因某嗣息未立日夜焦煩某實不天遺累父母家君尚能用名理自遣借友朋相寬家母當饋而嗟撫枕不寐力竭于禱祠情窮于盻望其獨何心而能自安自從東歸雖亦時逢歡笑然苦情難抑强笑不懽常恐傷慈母之心未敢道亡女之事淚欲下而暗拭語將及而更端雖當欣聚之日尚有悲酸豈于悲酸之餘更堪離别某身本多病心在慕親常覩親之慘舒以為病之深淺今親之憂心

如此即其之病骨可知風寒外乘痰火內積頭[illegible]眩暈心氣怔忡醫藥屢投茫然無效心口自語夢寐乍驚自惟福緣淺薄略如升斗鬼神執槩嘗欲平量益有未滿而終虛未有已盈而不損細推物理頓息塵機拒彼注茲或亦天道自離都下盡屏詩文獨以久客乍歸尚苦酬應體則勞劇心煩安閒小疏既發便當謝客身心兩逸思慮盡蠲或於三數年之間猶有萬一分之望其爲一身則當達爲父母則當急令即不敢遽望箕裘之胤第得一介之女留置膝下寬慰目前即可輕身而出無復內顧怯夫慕義何處不勉

雖復荷戈免冑猶將甘之況乃高議弘文之署揖讓人主之前有何艱難苦欲辭避某之不出既非欲沽恬退之名又非眞有難進之節但以眞情眞病爲父爲母不能割情于絕裾希榮于捧檄耳伏望恩慈卽垂聽許使得卽安田里長奉庭闈雖由　朝廷逮下之仁亦是老師錫類之孝三靈在上片語不欺仰覬矜原不勝懸切

王老師

恭諗老師新奉　俞旨暫輟繁機門生聞之且喜且懼老師出緣　明主歸緣老親忠孝大節出處大義

皎然粹然無可私議而　宸衷隱軫　詔文
圖今日復出古君臣相與之際此不肖所以爲老師
喜者也天下多事元僚去國如泥塗失車輔渡河亡
維揖　天子深居孤立而無腹心之臣上益隔而難
親議益紛而難持外侮益滋而難戢天下新事奇事
危事敗事益多而難量憂天恤緯安得無懼竊從史
局覩老師數年來謀議于　上前者不減陸宣公李
鄴侯然在近代則爲殊絕而在老師分量猶是太虛
片雲滄海一勺顧朝廷始終不忘正人正人始終不
忘朝廷則天下事尚可爲耳往歲門生得請老師召

而飲食之別時云我且歸矣過東省當一語相聞今念之依依如昨日事忽已隔歲經年未知何日再承音旨悠悠世路寧可預期敝郡僻在海上又新予告歸不敢扶病謁老師于數百里之外謹崇下价代門生一望顏色道路悠遠炎氛甚惡惟老師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以自持

答楊楚亭

使者紆道至海上接手書問足下動定語次及之蘭谿事敬承事不覺潸潸承睫沒者已矣存者同時當聚首耶足下何罪而置之外寮又何罪而遲其[illegible]轉

聞之已擢司成且歸矣不歸已爲卿貳而足下一作連
蹇外藩豈事理之平哉詞林故事龍頭僭前科之半
外轉讓後科之半龍頭盡讓前科自戊辰始也外轉
仍盡在次科之前亦自戊辰始也今即不得比戊辰
例庚辰已盡癸未已半爲司成以上官而足下尚爲
知行省何哉然有可解者足下方自田間起耳秋冬
間當事或將有處也弟已無用世意住在京華日思
丘壑時時與足下書中言之上不能以遇巷結　明
主內不敢以枉道通中官外不能低首摧顏託蚍蜉
之援下不能含華隱耀消蠻觸之忌徒以孤睽之跡

獵虛聲取大官動而得名邑亦隨至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固其理也即以請急歸歸已晚矣離閔以來萬念俱盡中間情苦未能殫陳去歲取堂弟之子為子今歲三月復自生子又連得兩女最小者荆人出也荆人出萬死得一生二十年中飾巾待盡首復知活至今日不自意復見兒子又自生女老母數年攢眉近始一開口笑耳弟愁病已久苦盡回甘差可自比於人此外更不復置念矣來諭元冲云云弟在京日相與實未嘗聞吾丈安所受此語若稱為傲有無不可知若云東之高閣語意與傲不相涉也丈郎有所

聞不必遽形詞色何況筆札從來仕路相與斷無因
講說責望而能全交之理徒使淺怨益深小嫌成大
耳近世大臣往往因言語小嫌相爭相防漸成猜忌
又各以招其門人鄉曲互相擠排自處於原被曲直
之間而待堂上人之聽斷亡論遠而牛李近而徐高
即如寧陵秀水姑置其是非曲直然初所爭細耳因
兩公而上章疏幾何因兩公而禁錮朝賢幾何國是
幾淆　主心亦厭向使二公有一人降心平氣寂然
不應則彼一人者亦將興闌意淡久當自止即使不
止受其所中亦不過罷官止耳官寧有不罷時耶人

生地上寄耳毀譽得失寄中之寄譬之大海因風成波因雨成泡風雨定有息時波泡竟在何處凡人相與一説破則不可復合弟之心尚冀將來誠意或可感通復完舊好耳丈異日會世用伯禎當具悉之每遇此等事輒思敬承天乎何奪吾敬承之速耶莫文寄覽吾三人者猶鼎足然也折其一而足下猶浮沉行省多怪少與弟已決策高蹈不復與世相關每念疇昔歡笑一一皆為悲慨耳

答葉龍潭

門下雄才大畧鬱為時楨塞事視所急則以門下往

門下所居而重屹若長城每讀門下封事詞嚴義正
直有滅此朝食之氣天地爲震怒烈士爲飲血鉛槧
之士亦奮然有封狼居胥之想即執鞭所欣慕矣向
者復所再四致雅意若將委節鉞之重而以下交德
意甚盛頃復寵以長箋況以隆禮勤勤懇懇虛懷而
咨籌策丈夫相與意氣誠孚臭味誠合即千載旦暮
千里几席豈必接塵而游哉不佞誠無以佐末議然
竊外計虜情內計兵力款固未能盡罷也葢既款之
後與未款之前其勢異今有人於此餒而望食不憚
低眉下氣爲可憐之色其與彌難其求彌急既與之

食而從旁奪之則攘臂盛怒而起何者彼前急于求其所無而後忿于奪其所有也今虜衣食我中國久舊日邊臣所以媚之者無所不至一旦盡罷九塞之市盡奪其衣食之資聚數百萬饑豺狼于境上而我所爲備者蔑如也我無所不備而力分彼有所必爭而黨合戰不可勝勝不可必此於計不完然在今日不罷積之數十年而遂不能罷事至於不罷不可欲罷不能其憂始大矣故其要在以必罷款之心而行之以漸在我者不必論虜順逆而在虜者亦隨其順逆而姑漫應之語曰因事制宜以敵爲師虜犯一鎮

罷一鎮之市犯一邊罷一邊之市虜所不犯我姑與
之彼且爲陰陽我亦陰陽而用之譬之大寒之後衣
難盡减大饑之後食難驟飽事有機而處事有漸市
以漸革兵以漸練久之而後可盡議罷也葢自漢唐
以來未嘗恃和未嘗不和正不必諱和而爲款顧其
所爲用和者異耳款既不能盡罷則莫若以不和之
心而行和之事夫漢文帝時無歲不議和亦無歲不
犯塞而匈奴終不能有加于漢宋自澶淵定約之後
四十餘年不被兵一開隙而遂不支者虜固宜和不
宜久也故善和者嘗以不和制之我能制虜何諱于

和我不能制虜何取于款且稱臣進貢亦何足爲我榮者彼當其得利即稱臣稱奴不辭也而當其爭利即叛父叛君不辭也自古稱得好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直以禽獸畜之而我但借聽于一二通事之口遂謂眞臣伏我矣此如公冶長介葛盧辨鳥獸語而以語人即有非是誰知之者葢天下之患常在居間者操其輕重鄉與市不通而駔儈居其間官與民不通而吏胥居其間華與夷不通而通事居其間君與臣不通而左右居其間譬如鼎鑊在水火之間終于火盡水竭而鼎鑊不爲損則其患不獨在邊事而已

今以窮邊僻壤皆得通于大內操錢神而得其所欲在陝什二宣雲什五薊遼什之八矣挾內以求閣挾閣以求部請寄不行而危法中之近日之銓部是巳故其人在外之外而其根抵在內之內內外交通相與爲市罷虜之市易而罷內之市難門下且何以策之辱承淸問遂娓娓無所不談近于交淺言深要於門下知則深矣

答邢崑田

臺下起自田間受兵戎之寄三鎮事皆筦于制府制府所爲參籌策佐戎昭者惟陽和憲使名雖憲使實

不減一中丞行且真拜中丞矣不佞不敢以世講至戚私有彈冠之喜喜國家得鎖鑰之臣耳今甘肅洮隴之

肅然苦虜矣邊臣上疏請戰以示武于衆廷臣紛然建議欲興問罪之師以不練之將御不教之兵挾枵腹操鈍械用百戰百不勝之術以與虜爭一旦之命此皆足不涉邊地而欲空喝高步以自矜厲者也當議貢市時以爲得三五年無事我可以有備今已廿年矣所爲備者安在假令河西諸鎮有備可恃有威可振虜宜不敢桀驁至此即桀驁亦或有以制之而今直爲此凜凜也河西恐終未能絶虜即河

西絶宣大貢市未宜與虜隙也匹夫之鬭旁解者亦
且剛且柔以爲權豈有以一枝之變遽聲各部落之
罪以一鎮之急遽罷各邊鎮之貢者哉大抵今日之
事不可有必戰之事不可無必戰之心要在緩縻之
而急修備令異日足爲扞蔽耳宣大幸無事然惟無
事乃可爲備若有事則用之非備之矣今之任事既
非始議之人後之當難又非今任事之人日復一日
天下事誰當任者門下官河西久今又執憲塞上諸
虜情形九邊緩急知有必然之畫某雖書生願一聞
之以壯心鬼耳

答邢崑田

伏承翰札具悉行師次第眞如聚米而談虜在目中矣大略今日之事兩言而決耳前殺土人宜用土官法後殺漢人當用漢法前日招之來則來責以勦則勘有何逆謀遽至議勦及至抗拒王師殺人數百乃欲臨勦一勘苟且了事彼弱則誅彼强則宥罪小則誅罪大則宥不但土夷羊犬益增驕悍亦恐草澤英雄以此窺人此則紀綱爲重勞費皆勿論矣勘勦原是兩事然非勦不足決勘之機非勘不足完勦之局彼坐恃險阻未必死出勘卽恐誘執而死守則坐勘

則死何苦而就死若見我有必勦之形彼有必敗之
勢形勢已見支黨相疑出勦即禍輕待勦即禍重則
以大信理可受降所謂以勦決勦之機者也崎嶇難
以驟攻久持亦苦難繼近時馭夷者以戰始以款終
討賊者以勦始以撫終多由事勢不得不爾彼旣知
非勦不足以退師我亦謂非勦不足以存體如文威
之處蘇受受其生降薄示處分受降以順土官之情
薄處以明中國之法所謂以勦完勦之局者也惟號
令肅則其氣奪處置當則其心服震以雷霆之威諭
以丹青之信土司自當效用黨與自當離心殺馮諳

者卽黃防誅劉稹者卽郭誼酋不出勘內變作矣決
機忌遲用間忌早自古遊說離間二法皆借外之兵
勢爲之兵力大集成敗已形我外勢强彼內勢急然
後說之可下間之可離自守之虞道里險遠正須以
久制之立意在久乃可以速若求速則有利鈍成敗
小萬全矣伐謀爲上浪戰爲下此意當先說明直以
身任破賊則朝廷之上議論自省往時經略諸公所
以多議者正苦金城方略未明懸耳設兩贊畫未爲
失策可以合而共謀可以分而集事可以督察地方
官爲耳目地方官不相宜者可卽以其人奏代之安

見其非計而言者指爲敝規乎大疏入京士夫見諭
賊之檄皆以爲必可成功不佞第執簡以書勘定之
烈耳使旋草草布復方在師中不敢及寒温語

寄邢崑田

比見六師奏凱迅掃鯨波此社稷功也屬國無復兵
革之憂中原無復轉輸之若勳隆中外威振華夷丹
青所畫紀傳所載何以尚茲淮西之功惟晉公與憲
宗同心耳今日之事頗類之儻如老師費財之說何
由克捷大事既定則我之慮事當益慎而居功當益
謙一倭不留即是無前之績正不在首虜多寡嚴諭

諸將勿濫勿爭從公從實無令人得有纖細指議以全盛美至於天下備倭兵餉一槩加於地畝稍俟撤兵之後明白陳奏盡照原額叅有事則增無事則減異日復有事不妨另議若聽地方官那移別用有增無減而奸吏反得借之以實其橐使百姓困窮無已時則非弔民之旨矣此事撫按言之未必聽而在閣下言之必聽不但仁人之功垂于千秋抑且仁人之言福及四海幸惟留意

答王懷棘中丞

今邊事眷眷動矣士大夫抵掌談者未有不言罷款

者也而恩以為罷關中四鎮易罷宣大兩鎮難罷雲中易罷上谷難彼名王直上谷塞者原未有隙何名而罷之然陝右之款罷即宣大亦終不可久彼將款于東而掠于西我以金繒東撫虜而以甲兵西修戰是虜再得而我再費也且以理言則前歲當罷今歲不宜罷以勢言則異日當罷今日不宜罷以彼前歲之横也我閉關而絕之其義正其氣奮今既用經略以好語約之東歸彼業已奉約我却罷款而循師如兩人相爭力不敵則求其少息彼既已坐我却攘臂而起則曲直安在乎賄虜之禍緩而深激虜之禍大

而速若不賄不激緩縻之而急修備卒乘輯睦將吏兢勸以任隙之自起而待機之可乘則尚以俟異日而目前未可輕動也今天下所患者武夫言款文士言戰當事言款旁觀言戰近虜則言款遠虜則言戰大略令其言成一議論齒牙間得利而已虜來則無以戰去則又忘戰急則且以款縻之緩則以款自縻丈視師塞上經行數鎮人情邊事略可覩矣其赤心爲國家計久遠者幾何哉 天子憫然西顧特簡丈而畀之節鉞我同年中開府自丈始夫才可有爲志欲必爲而無粉飾脂韋態者弟所見惟丈耳膺注宜

安靜規畫宜長久我爲之而我必收其效即我不收其效而以遺後之人卒亦與我何異也督撫或三歲而遷近者二歲耳以二三歲而肯爲國家千百年計非丈吾無所望之矣勉樹勛猷以光同志諸離索寒暄之語固不足爲丈道也

與王對滄少司馬

昨見制府疏請招安叛賊不勝驚異叛賊之惡極矣遣將徵兵聲罪致討未有寸效已議招安損威廢法而隳紀綱未有如此之甚者也九邊之亂從此日起無復憚矣且往年大同所以用招安者蓋未有首惡

主名未有僭稱官爵未敢公謀反逆故尚可撫諭而定耳今賊勢既有顯不可赦之罪又有的不可掩之跡即使招安豈有容身之理且我鋒已頓賊勢未減何急何畏而請招安且賊果急果畏則束身歸虜盡刲城中貲以媚虜耳豈肯安然於廷尉望山頭耶不敗而稱急無約而請降賊之狡計殆欲驕我而乘我不意或緩我以待秋期耳 朝廷原無招安之意事勢必無招安之理而制府輕上此奏其中必自有說觀所謂久聚不散難於明言者則其意可知矣兵多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安居無事時有譟譁危苦在前

能無反側守壘有不繼之餉攻城無可圖之功此必其已有慫恿之言漸露驕橫之跡故制府欲乘機退師借招安爲名耳今日之計增餉急於益兵野戰愈於攻城撫將變之軍急於破已叛之賊若招安之請斷難從也惟門下留意深計之

答蔣元軒侍御

寧夏之事是謂反逆不謂激變而議者乃獨歸咎兩公何也 當宁處分大略欲離之耳大凡間人者必示之以不間令明言使此圖彼彼復圖此離間顯然豈肯見信張綱而使獸見之何以得禽其無乃堅之

使合平屠城之說恐亦不可爲先聲大同劉總督之事可鑒巳大略今日之事惟慮勾虜及各鎮有應之者耳若虜不來各鎮無變賊獨守一城不出則慮其外出兵則虞其內躑躅惶惑其黨必有自離者　王師政須以全取勝諸道並進若容易交鋒賊一戰而勝則其黨堅而我鄰鎮亦震動矣聞大疏之旨甚佳然後叚不必及　建儲事儲自儲邊自邊當各爲一疏若因邊事而及　建儲必謂臣子借邊事恐動之將來併邊報亦不信矣承示迎二公家眷憲牌具悉篤厚親親至意第此事正當示以不急則二家皆自可

安全而無患若求之彌急則挾之彌重挾之而不遂或因而甘心焉此亦事理之不可不慮者未知高明以爲然否

答王驪江兵使

承示勦定南兵功次特論旣正敘次惟允至謂處之得宜則爲石門不得宜則爲寧夏尤爲確論大略此舉有李德裕之斷無羅紹威之錯慘舒操縱最爲得宜則漸之事都未正法事後取一二最下者以塞觀聽紀綱不振誅賞無章故要挾四起漸成叛逆此舉始見　朝廷有法疆場有人夫將且必誅況不止將

功疑惟重况無可疑佐餋者嘗近朱者赤卽眞有玉石難分鋒刃併及亦未爲罪况本無妄殺而流言雜沓軼於京師此有識之士所爲太息也愚意但當論此功明與不明不必問此賞厚與不厚思其終也思其復也乃可以萬全而無後患南兵親戚黨與布滿京師聚歛成雷羣輕折軸而又有士大夫爲之主主者又復有主必主名無一毫差訛數目無一毫同異然後可以伸公論而杜異議不然異日有人指曰某係某處人某係某生理一一指其主名而辨析之下因衆詞中有內主所謂攻瑕則堅者亦瑕也不佞每

論數年來定變惟此最光明正大故序次亦宜出於萬全耳自入京來從未談及時事因門下相知深乃復娓娓門下如以示人卽不敢復以一語相報矣

答呂新吾方伯

不奉翰札三年於茲知門下不欲輕以刺通長安客耳使者來乃知門下不以長安客側視不佞也甚厚甚厚門下榮晉行省儼然尊重矣而羣望未厭士大夫皆望門下卽拜中丞而不佞竊以爲行省故不減中丞重也古人外臺行省皆與內比肩地方事並取裁決卽國初亦然自直指出而外臺之重損中丞出

而行省之職侵且如陝西一省兩司之上有巡撫有總督又有經略大臣不知古人行省原不減中丞昔之總督即今之經略今以地方官不足信而假中朝之銜以爲重久之亦爲地方官矣則又出中朝之尊貴者以臨之禮節滋繁文移滋費而彼此牽制不得行其意功成則衆任之事敗而罪亦不獨加也彼此相仗相委視蔭玩日其原皆出於此如古人凡事皆屬二千石而刺史糾彈不法事猶治也今於二千石刺史增官數等而事反不治此其病不在設官矣且論政體原出自行省外臺而直指糾察之以其身在

事外也今事事皆關白直指則直指反身在事內非糾察之旨而行省外臺亦稍失其職矣事相沿已久今雖議亦無所施聊相與論古今任官之體耳來諭問不佞進修之益及亂嗣之兆過許楚錄而索近作誠自慚愧未有以復也長安散吏供奉餘暇方欲小休而士大夫輒以此相役既爲世人不得不爲世人語而非其意也稿皆棄去不存且恨不得焚却筆硯耳讀風憲約一書盡事情持法體凛然登車攬轡之志此何必減內臺重耶我知門下所以爲行省矣方病起作報書不能盡所欲語

寄朱鑑塘侍御

使者行已罄鄙款以復憑限既改惟臺下從容就道以對天下慰士大夫心葢今天下邪正消長之機極可畏正人君子惟應靜以鎮之若使居者欲去去者不來消得幾時正人立盡小人乘機進取無復顧忌士夫持兩端觀望者皆就彼一途則菉葹之黨相慶而鴻鸞之迹如掃矣愚意君子在朝猶可撐持世界但不隨不激安坐以待事之變則彼亦無如我何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君子處靜持重則小人無所藉口以起彼此稍定白黑自明賢不肖自形如張遼處亂

軍不爲亂者皆坐則亂者立可得而遲疑未定者皆不敢動處小人惛愢之時亦猶此矣寧夏之變令人痛心此自是謀反不名激變如項梁殺下相令田儋殺齊令耳而議者第歸咎死者至欲梟其首何其言之痛而不德乎時賢處分恐亦非策欲離間人而明示以離間之意則適堅之使合所謂施之有鳥之處而又駭鳥者也相對非遠諸俟面陳

答李順衡侍御

足下大節皎然原無可議自有論冢宰之疏而人心不恍者十之三有論司寇之疏而人心不恍者十之

七足下猶不已自建旗鼓攘臂爭先而人心始盡失矣今多口交攻訛言三至棘蠅亂集市虎將成此恐慈母未必信其子安能使君臣之間無少動搖者哉今復激切爭論　上未必省覽省覽未必聽受而天下之人誰肯自以為非謂足下為是自以為曲謂足下為直言雖明辨雖強適足激其怒而助之攻耳足下謂難與二公異同足下身為言者所詆二公從旁持議事體原自不同與其專受怨者之口三人同之不亦可乎至於稍生異眇等語未得其故然足下意已露口吻間揆勢度理不宜有此足下無輕以竊鈇

疑人使他人聞之則張耳陳餘之事復成千古笑端近日吳沈請告人已薄其責于二公而專攻公輩若復秉羽先登攻排不已又將薄其責于江羊而專攻足下矣此事理可立見者主恩難恃盛名難居專欲難成衆怒難任惟足下慎之

答王兵憲

海氛傳警震於其鄰老公祖拮据勵勤遠紆籌策蒐卒補乘精采一新此天以東人溷臺下以臺下福我東人而不棄其遺黎也辱承翰札軫念時艱豈伊書生能佐末議闒白起自羇旅盡竊其國兵柄役屬六

十六洲酋長越千里破朝鮮兵不留行此其智略才力有過人者顧其事在海外且本一島夷水寇我以全盛之力何遽爲此凛凛如天津調兵募兵民遂不堪其擾而議者遂矯張皇爲鎮靜曰毋動爲大耳彼既已破朝鮮我遂與虎狼爲鄰與虎狼爲鄰必待其搏人噬人而始備之豈有是理夫無而求之實難過求何害今天下漸多事内憂外患未必可量物不素具何以應卒愚以倭來亦備不來亦備有倭亦備無倭亦備修陴固圍飭戎除器自是守臣常職不因倭爲輕重也備不緣倭設而可以待倭有事可以爲用

而未事不覺其擾乃爲勝耳召客兵卽不如練土兵募新兵不如覈舊伍舊伍未必可用則宜略倣古牙兵別募精銳爲軍鋒如各邊家丁然者不必問所從來今天津奉　旨募兵而仍屬之各州縣吏胥反借以爲市來者未必欲欲者未必來是名僉派何言召募也齊人任俠使氣一旦有急振臂一呼不患無兵第苦無餉耳有事之日民棄田廬入城市計無所得食稍畀之餉則皆可使爲兵故上計無如積餉而積餉之策當請于兩臺量留登萊二郡錢粮半徵本色以貯倉廩備緩急夫民得半輸本色入官必大喜此

官與民兩便之術也民以穀易錢以錢易銀由縣輸郡由郡輸京師中間所費不啻倍之一有事又從京師發銀接濟則何不疏請留本地爲各項備兵之用如異日無事除公用外貯倉廩者仍可變價以補今歲之入無事則於京運無損有事則於地方有益亦一策也其次則令歲稍豐當以官銀易民間餘粟士夫及百姓富實者亦可諭以此意使自買而自貯之無事則利在積貯有事則便於清野無使委弃餘糧爲寇資也敝郡兵額原少兼發膠東防守則存者益無幾人計莫若練民兵齊民喜技擊好結聚各鄉之

中有能聚數十人以銜其鄉者以名聞于官量給米穀爲犒賞其首事者視其才畧可用訓練稍精亦可量畀冠帶以勸之事急則徵發以守城應敵鹽徒礦盜皆可權馭而討使也大畧民兵止堪乘城城守不下寇將無所得食而自㓲若決戰則俟各處應援兵力大集乃可議耳修城一事亦似不可緩度此時府庫恐未能辦也當預屬各州縣預計其城當大修量修者費幾何士夫及百姓願助貲者幾何州縣官可用法設處者幾何不足者量以官帑助之人以九則爲差上七則量出磚石工力則合縣均派而時以官

稟犒之地僻山險寇所不能至如蒙陰等處則勿以煩民也頃海上傳關白巳死僧玄素領其事未知確否即使關白定死何遽知玄素不如關白然竊計之倭由遼左入成擒耳由天津入暫擾而即定何者王畿近地邊兵四集平原曠野以騎促步萬矢俱發易殲滅也若由登萊登岸而西旣無重兵又鮮堅壁彼散而掠各州縣游食自若而我處處城守坐而自困土兵旣難決勝邊軍又未能盡撤以來百姓不死於賊則必從賊不然則別去而爲盜賊天下紛紛從此始矣大約自古夷狄不能爲中國患惟以中國之人

爲夷狄謀卽以夷狄之力爲中國禍則其憂滋大哱拜降虜也據中國大鎮出而勾虜以虜勾虜其合必固關白中國亡命也合海島諸國入而與我爲難以中國習中國其入必深總之此兩患者其策皆以固守爲主西賊不能出城則無能爲海賊不能破城則無能爲而愚所憂者非此兩人足以禍天下而天下之禍所從以起也辱承淸問具以臆對惟臺下敎之

寄李固安文亭

老丈治郲卓有聲績主爵復移丈近畿蓋欲詳試政事而重畀之家君舊尹是邑邑去輦轂雖近而輪蹄

之跡甚簡事易辨治以丈宏才臨之則迎刃解耳民有訟獄往往走都下謁中貴人間有持尺刺爲關說者事可聽稍聽之不可則爲好言慰遣之大都事至即決無使淹久則請託之迹稀矣邑俗淳厚即如弟居京邸數年邑人推家君之愛問謁不絕士文雅倍於他邑鄉大夫絕無持吏長短操邑大夫權以規利者願吾丈重士而禮鄉大夫令視民猶子也士大夫賢子也愛子而不重愛子之賢者非爲民父母之意世乃謂抑士夫以安小民此可以待豪强猾法之流非謂以此槩天下賢士大夫也比來歲時不易民

頗失業比之舊日風物蕭然惠此困窮兼將安出殷肱近地得失流聞朝所胥注夕傳都下矣茂實英聲易至騰達爲報知已勉作功名以弟辱在石交而家君復有舊令之義故敢具以聞於左右

答邢崑田

承諭邊事確有定畫至謂重處撦酋則火酋鼓扇爲黨革東酋市賞則撦酋糾合爲援至哉言乎忠臣之心謀臣之慮何其遠也夫責宣大以擣巢此與耳食無異宣大之不可爲洮岷明矣然亦終有爲洮岷之時虜之貢市直貪我厚利耳彼見搶掠之利薄於貢

市固不爲也如使厚於貢市彼且生心矣非爲之未兆且終爲洮岷之緒然此時罷市搗巢則未見其便卽使虜謀難測亦當漢過不先順則撫逆則戰彼陽順而陰逆則我亦陽撫而陰修戰彼順於東而剽於西則我亦東撫而西修戰且以一鎭若虜與諸鎭皆被虜於策安便天下之事迫而後起不得已而後應要之能起能應則不在有事時也今之議者皆責政府以籌策愚以爲政府正不必有籌策耳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千古惟子房一人然子房惟爲高祖籌策不聞爲韓信籌策也若欲邊庭之事取裁　廟謨坐

失事機益滋推諉事成則爲內閣敘功之地事敗則爲邊臣分過之階不如擇人而任之盡以便宜假之廟堂惟持其賞罰而不必遙制機宜言官惟覈其功過而不必多生議論蓋 祖宗設官職掌原自如此愚竊謂以夷治夷而和戰可決以邊治邊而功罪可明功罪明人人盡死力而和戰無失策矣偶覩時事輒陳書生之見未知高明以爲然否

答王晴江副憲

寧夏之變令人心折氣盡此事關係紀綱與替邊圉安危非但爲一人一家痛也而言者不深惟定變之

畧但歸咎兩公兩公皆弟至戚即弟亦不以兩公爲無罪譬之子孫殺祖父母夫祖父母使其子若孫至此豈其無罪而於法不聞追究致殺何故但置子孫於極典誠欲以正名分遏逆亂也今不正殺者之罪而反指爲被殺者之罪至欲暴其屍而梟其首此豈法之平哉總戎之疏盡出亂軍之口第借用總戎印耳今便據以爲兩公罪案則是亂軍既奸生殺之權又竊是非之柄快意之事近而正法之死赊人復何憚而不爲哉兵驕無如薊鎮糧匱無如雲中延緩亦若中丞之嚴明遼左適當大將之易置如此番處置

失宜九邊將聞風而起異日者一夫訛言遂至變法
各邊相仗而　朝廷不問如唐之季世其禍本見於
此矣承教甚服高識聞亂軍搶掠爲主者殺數人而
始定夫不能鼓之而起安能戢之而止此其事了然
矣第昔之兵變如亂蜂莫適爲主今則已有首領有
節制其可憂滋大耳何期邊事一旦至此然而內之
可慮更甚於外杞人憂天第有歎息

答韓惺宇中丞

寒家遷於青四十年矣丘隴所寄日夜係心道路遼
絶久缺祭掃舊日居宅轉易數主臺下捐俸而贖之

欲爲營立祠宇此先祖九原之所想望而後人百世之所銜戢者也先曾祖居官三十年槖中僅二十金居第直不過百金衣必補綴食必蔬素清苦之節近代所無竊謂宜用表揚清德爲名而以家祖兄弟四人配享則非馮氏之祠而淸吏鄉賢之公祠也蓋以

馮氏之祠則修理乏人終當廢壞且子孫不往祭祀不親既無如在之誠安有居歆之理今以爲淸吏鄉賢之祠既可以褒揚舊德爲世法程又可以列在祠官不廢蒸享老公祖之德澤亦可與天壤相敝矣

謝王老師

不孝逢天之慼無所控籲而告哀於我師師延見使人垂涕洟問病狀既不忍逆拒其請又介書束帛而奠之雖尼父荷杖問弟子脫驂贈館人亦何以加不孝酹靈几致師命已乃發函讀所爲文三薰三復自疑自驚如景星在天神符出洛又如瓊芝之丹液肉白骨起死人而傳以生色也逝者而有知寧敢冀易水郊勞半面之歡遽成片石千秋之託乎我師體絕羣僚道光千載有李鄴侯輔三朝之忠悃而加以華國之文有韓昌黎起八代之文章而加以格天之業古之附青雲施後世或以其人或以其文未有如先君

今日之兩兼者孤不孝之罪上通于天賴 主上之
恩生而及其永訣又藉老師之筆歿而使之如生信
君師之在三並覆載而爲一 者也草土之孤伏守丘
墓不敢遠涉江湖躬陳謝款謹耑下力代叩崇嚴斬
焉素冠渺然絳帳南雲在望涕盡魂搖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二十三

馮琢菴先生北海集卷二十四

趙郡馮琦用韞著

書牘

上申老師
上王老師
寄王老師
上山陰王相公
寄山陰王相公
報山陰王相公
寄山陰王相公

報山陰王相公
上沈蛟門相公
寄沈龍江宗伯
答于穀山宗伯
候于穀山年伯
寄曾余二同年
與余雲衢
候王相公
寄陳心谷太宰
答趙心堂司寇

寄黃愼軒宮諭
答黃宮諭
答蕭漢冲司成
答葉龍潭制府
答邢崑田
寄邢崑田
與邢崑田
寄邢崑田
答王懷棘
寄李霖寰制府

答張念𦍇撫臺

答尹春霖中丞

上申老師

都門別老師三年於茲矣不能以時通訊問於左右負負無可言者憶老師柄政匡維調劑備極苦心於時天下無事朝廷無過舉中外不相隔上下不相激百司皆得舉其職雖未及古治安然歷觀漢唐以來興替之跡其在今日自是小康乃議者紛紛歷年未已譬之操舟長江千里豈得無少留滯無少蕩搖而舟中舟外輒已號呼震恐歸慫長年及至風水相激波濤際天汎汎無所薄乃始知前日楫師之難而恨其不可再得老師向來匡維調劑之苦心益至於今

始見也門生夙受國士之遇不敢妄自菲薄兢兢守官庶幾得一當以報知已而事乃有不然者竊見近年郡理縣令資俸未久而人指之曰某可爲省垣某可爲銓部以此招敗十人而九往歲廷推何以異是童子而掩人于朝班在七人之下而葢其上天下其誰能說之惟有長擯林壑可以自完而事又有不然者不肖請假以歸假滿以病請三請而復得予假主恩深厚向來所無假已復請即使弟子於師長前亦且厭其煩瀆何況 至尊爲人臣子不忍使君父以禮始以怒終故復如長安先無失事使之禮而後敢

論出處之槩耳往歲京邸未敢得見徒以掃門之跡併虛立雪之誠至及今日欲一披絳帷瞻衮繡不可得古人薄恩感而重知己知其恩與知兩兼也門人袁生作令仁里謹以其便致叉手候起居狀亦望得老師數言以爲周行臨書不勝眷戀感慕之至

上王老師

頃晥使南行念當老師哀苦時門生私情不敢以告今事稍閒乃敢畧言之門生自去秋奉手教以北來竊自量度以疑而來以疑而隱皆未是重以尋假之後而復有請非事使之禮故先欲自處於無非之地

而後徐圖其私及近畿而病又留滯許時乃始入凡門生所處極難耳入朝後人情稍稍自安佐部之缺有留都二亞卿在門生言於諸老至再四諸老亦見許可爲之遲回兩月而忽復推不肖命既下不敢辭又不敢即言去去意又不能自已俟改歲乃敢言耳再入長安杜門自守幾於耳無聞目無見因欲遂成之天下事欲以不聞不見處之不如眞無聞見耳承手教數百言皆是眞情實理得天下至言敢不亟拜不佞才未及中人年未及強仕乘時缺乏忝竊崇階講幄未一進講修史未成一字日食大官歲時受賜

予揚揚入部署此志士之所耻也世世所謂榮不倭所謂甚懼甚愧而入都方新不敢遽有所請即幸再得請而受恩已深用物已弘徒取一大銜而去國家何賴於此去就語默皆負國以此爲恨耳至於毀譽欣厭久已忘言有心避患不如無心任運隨日可度隨地可止事涉聲利無論意之是非但有意即不是矣去短取長無一人不勝已者推甘就苦無一事不益已者方當借以練心練事非但日去日忘而已使旋草勒奉謝雅言何時面承臨書悵惘

寄王老師

不孝聞先君病上章得請以五晝夜至子舍更三日而先君見背傷哉不孝罪大惡極罹此酷禍天不可問親不可起痛不可忍身不可隕徒有淚成血髮成絲耳賴　主上恩德生而予誥沒而予䘏哀榮之典賁於九原而不孝所以自致於親者毫無有也獨計得名世之文使生平政行聞於人間傳之來者即先君沒不朽矣謹南向稽顙以請於函丈惟老師憐而許之先君宦蹟半在塞垣自負其才足以當一面而中扼於權倖晚惕於盈滿未得盡究其用而自老於田間居常謂人使吾居官守法蹈常習故無以逾人

若當倨傲之會事變猝至卒然而起卒然應之飈發電邁不失肯綮似當有一日之長既解組以歸不復問世事亦不問家人生產時與故舊以棋局佐酒耳不孝歸而省先君於榻前不火食已數日尚與友朋調笑如平時既葬而以少弟屬不孝教之遺令數言神理不亂忽而長瞑嗚呼傷哉先君所涖之地皆有惠政處鄉黨無間言未老而挂冠垂沒而易簀出處死生之際似亦有足紀者伏塊草行㬰且書且泣惟老師純孝錫類俯賜採擇而以片言銘諸神道之石焜燿先隴是先君死賢於生而不孝亦且藉以自慰

可以無死臨書不勝悼心摧骨悲哀懇請之至

上山陰王相公

自去歲接尊翰不通訊者一年矣閣下獻替精忠出處大節百年無與儷即如近日 元子出閣遠近騰歡人但知數年苦諫不能得今乃以調停得之不知激發 上心潛消異志今日得庸其調停者正是疇昔苦諫力也大典既定則議論亦可小休而是非互持紛紛不了前既以羣言策免元宰今又復羣然而起則用舍之柄不在 朝廷而在與論此其勢必不能得而在上者不務厭服天下心但欲杜塞其口其

勢又必不能止上下相爭相激殆將成黨錮之禍而
國家受其弊天下事平心公道便自可了而兩端互
執相待成揑用題目作文章因文章生題目譬如稱
物莫肯平衡此昂一分則彼增其二彼昂其二此增
其三畢竟不平何時可已且上有政權下有公論不
務純意國事常假借而用之用之即有意有意即失
平用政權則政權壞用公論則公論壞上與下兩疲
而中貴人操其兩衡異日小臣欲求內閣持一政不
可得大臣欲求士夫建一言不可得則今日之所厭
恐更爲異日之所思耳家君致政不肖歸省日侍父

母飲食爲笑樂自離都下未有一文一詩獨久客初歸尚若酬應轉假之疏既發便當一切謝絶謁思慮專精神或可少穌疲薾粗延嗣息業已決策冥鴻之舉不敢復涉鬬蟻之途矣閣下近況何似仍有意海上之遊乎山中無事[illegible]著書否　本朝典故甚闕畧所傳又不足憑閣下立朝三十年撮其大要勒成一書亦佳事也遠在千里會合難期裁書敘心臨風悽惘

寄山陰王相公

葢自古君子其爲身與爲天下無甚異也以身爲天

下故其持世甚眞盡斂其爲天下者爲身故其葆身
甚固譬之千尋之木干霄蔽雲蔭映數畝及其寒陰
凝節必盡斂其液脉以自完而來歲華滋乃更於是
乎始則閤下今日是已詩三百篇其稱壽之什大畧
賢而在君侯公卿之位非但要劇之地禱頌所集彼
其所壽者大也其君燕樂其臣而蘄其壽考其詩曰
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其國人祝其君壽而願有老成
以施及於國其詩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夫一國是
禱豈惟一人至於後世上下不相信世局日以變進
不得關其忠退又不能嘿又不安言又不敢乃始仰

屋竊歎羨在野之閒逸一時所稱高賢大良避矰繳而遠引彼其精神力量足以擔荷天下一旦盡斂以自完其壽固宜異於常人然終不如南山閟宫之什所壽者大也夫洛社諸君子豈非千古盛事而識者憂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皆老矣不使於閣下之壽也始而三祝繼而三歎蓋亦有感於林行已之言閣下壽六袠耳其在洛社計當與君實相上下天而有意斯世乎則不使請從百僚班見之後而以周雅魯頌爲獻

報山陰王相公

自去冬承手教倉皇裁報意俟後訊詳鄙懷耳至後訊又復冗迫如前日東省計吏之典甫完南宮校閱之命已下相繼戒嚴併無訊矣自夙昔奉令承教相期以同心報國家每念先人死生存歿之時未嘗不流涕不意入朝以來遂成繞指一事無所匡正妄意旣不能格君心匡朝政若隨事盡職竭其不肖之力雖無大補益聊盡此心耳不意尺寸未效而賤體已自病困若此計吏初竣肌體減十之四矣場中校閱强自扶將出闈又當進錄藥餌筆劄羅列左右沈約之病已深江淹之才已盡無可奈何取各房所擬及

士卷襆就之而心氣冲冲尚不能支也杜子有言客子鬬身强身已劣弱如此世事復何説乎巳矣行爲歸計矣不得歸亦當別圖吏隱之所或可尚冀休復耳比巳邀崔蘭谿入都與同卧起旦夕診視調理似有起色以老伯之芘不至隕越粗延視息歸卧雲山守先人塚墓此生足矣比來部事齟齬差少而朝事益不可問新法害百姓極矣非晉中司馬公不可救也天下之病襆癥入條款則深條款見襆癥則亟今所謂條款者兩端國本虛而未定民力困而難蘇巳自無可着手而　主心之猜疑中璫之操縱人情之

憸悪綱紀之陵夷又復種種不一此所謂條款而見襍癥者也臣子不肯以良藥進君父又不肯用醫醫之已效者乃主人所拒而不欲其入者也天下寧復有瘳乎日坐病冗久鈌茵鼎之間郎程錄至今日乃始呈覽稽緩之罪無可解者惟老伯矜此勞人不深督罪耳

寄山陰王相公

不孝罪通于天以禍先考老伯惠使使者弔之摛誄詞而酹之賁幽冤以如生泣遺孤而欲絕道路阻修無能一叩階墀西望三雲涕淚如雨頃託盛使以先

君像贊仰干鴻筆語曰人貌榮名先君巳矣誰貌先君而似者討老伯不忍拒也使者行後不肖卽感冒肝二經之疾神理恍惚如不自持飲食減少者四十日至孺子夭折而賤體始有起色豈非命途險惡非此不足以自代耶不孝薄德薄命路人亦爲傷之而不孝友自寬自解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耳一切世事無復措意但布衣蔬食守先人墳墓啜菽飲水以奉老母卽一丘一壑足寄此生而警譯日傳海氛甚惡鯨鯢扇浪燕雀偷安徒有憂天未能避地今之議者徒恃登萊之水兵夫以二千七百里之海岸而以

七千兵守之三八人一里可恃爲長城否敝郡東控大海西阻羣山三面皆險而獨正北一面與中原爭衡天下有三大勢自西來則先得殽函者重自北來則先得山後州郡者重自東來則先扼敝郡諸山者重彼如有間諜有知畧則此地爲異日所必爭而我今日所必備者也敝郡與登萊猶臨鞏之視甘肅夫虜豈必經甘肅始犯臨鞏哉從日照樂安渡海登岸兩日至城下矣而晏然亡戰守之備居是邦者安能無凜凜也老伯近日情緒何如往於緘書中多有鬱鬱之懷老伯自是完人完福如此身名如此兒女宇宙

内更有幾人即有小不如意事亦當置之度外間於憂虞則有疾疢姑謀樂乎毋為自苦

報山陰王相公

不孝自遭喪以來百憂一心萬事一身痛裂之餘神理罔罔乍飛乍返右股作楚一尺之階亦難登陟常恐溘先朝露古人乃比於不孝强而自抑以求苟活至五月間乃自知始為人矣苫塊中無他獨經理兆域諸事而淫雨為祟百堵皆傾荒原野草不孝孤何以自恐奉先君遺命課家弟讀書家弟才質可進但不能使用志不分如乘騏驥而左右望一進千里一

退千里適燕適越未有定詣也諸事皆可置之獨此
日夕縈心曲耳比者三殿火災遠聞尚爲病悸不審
聖躬何以堪此震驚憂中都不敢問長安事然受
恩深厚豈能自恝天心仁愛眞若呼吸可通似聞諸
政稍易絃轍廷中條奏頗盡事宜而根本未之及也
夫使安石尚在東山司馬老於洛下何以俯弘時務
仰對皇天山榛隰苓獨於西方寄慨耳先君像贊仰
藉鴻裁望閣下手書數言子子孫孫瞻拜于下如見
先君如侍父執也初擬遣小价同往而使者苦辭已
復念之秋間申候或可又作一次相聞故暫寢已而以

書授使者雖遵來命然非禮也不勝惶恐悚息謹西
向稽顙以謝

上沈蛟門相公

不肖行能無所比數託在世講過辱栽培當不肖之
請告也先君垂歿猶及見子不肖遠歸猶及見父生
而親受制詞歿而特頒祭葬　皇上所以優禮儒臣
施及其父者已無復可加而閣下篤念年誼以施及
其子者亦已無所不至不肖即捐糜此身寧足言報
稱哉日月不居忽屆祥禫驚覔未定　朝命已臨祗
奉王言寧遑俟駕第不肖自罹閔以來痰濕爲祟股

臂擁腫不能屈伸歲餘稍愈則又感脾泄之症元氣益虛此身遂爲病窟且家母春秋漸高戀戀少弟一日不見倚閭而望又安肯御板輿走長安道也　君親並重家國兩難顧朝宁之上俊乂如林比肩事主屢釆錯事故當不乏而老母晨昏百年之養惟有二子不肖今日明發二人之懷惟有一人病子離母病且益病老母離子不病亦病是於　國家無補萬分一而徒自鈌將母之奉自外孝治之朝恐亦大君子所不取也惟閣下垂憐早賜票允俾得以多病之軀守先人墳墓奉老母餘歡不肖生當殞首死當結草

臨啟不勝感激仰望之至

寄沈龍江宗伯

不佞嘗謂是非毀譽不足以輕重人而可以觀人凡非毀之來天下疑信者正半若使非者自非毀者自毀而天下眞是眞譽不損毫髮則自樹者厚而人品足以觀矣閣下以素絲之操抱朱絃之直海內端士皆以爲歸往歲之事中傷閣下者其跡甚似其術甚工然天下信閣下不信毀閣下者譬之鏡然磨則益瑩卽閣下之自樹者足以觀矣邯鄲道中秉燭對語眞如黃粱夢覺萬境皆空功名比之浮雲富貴等於

朊脞惟是芟製初返蘭芽未茁恐未必盡遣之懷抱
耳夫善必降祥仁必有後此天道可信者也天既可
信吾復何患如作善不必降祥仁人不必有後則天
道不可信天且難信雖患何爲人生于地上寄也姑
謀樂乎昨見寄漢中書念及不佞且稱種花蒔竹兼
多見戲天下事究竟與兒戲都無分別惟赤子無係
戀世人多執著彼爲嬰兒方且　與之爲嬰兒夫與
爲嬰兒何所不快乎不佞受知最深遠廗餘芘執鞭
講幄濫竽宮僚竊謂才不必濟時期于報　主韻不
必諧世期于守身有心可銘無力可效常恐僕官辱

命以羞閣下知人之明閣下且何以教之臨楮不勝
引領

答于穀山宗伯

魯城壓齊境兩少微耿耿相映何時使太史奏德星
聚耶不肖病甚不能離父母上迫　嚴旨未敢即安
於家故於中途拜疏以請僥成易毀早發易衰不有
高才實行而以少年博虛聲階榮進其後必有咎不
佞自量審矣郡誌借重鴻筆此魯之春秋繼獲麟而
作者然組綬甫謝鉛槧常操亦是閒人忙事其若幸
而得請海浮之下治湖之上高樹萬株修竹數畝可

以獨遊可與客共之雖復鳥獸亦可同羣文字障緣一切謝絕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不能留混沌未鑿之竅耶復同樗櫟不材之用耳瘠土無歲流亡滿眼無當官之責有同室之憂農圃之學亦是本業開閣閉關士各有志既不能枉尺直尋以取世資便當翔于千仞何但元龍百尺而已敝郡志出浙中薛文學筆粗具體例頗有陳壽求米之譏青魚四十尾已過時不鮮然是故人所寄故當愈於長安五侯鯖耳

一 候于穀山年伯

伏承來翰以不肖近四十而弄璋未四十而聽鳥以

爲不肖喜何其詞之工而意之篤也不肖以中才平
進非閣下訓廸提携豈其至此第任逾才表秩在齒
前心且自知人復誰諒百慎而虞其踈百謙而虞其
忌此正可爲懼不足喜也他鄉遊子幸得生見敢謂
遽爲門戸主第且可以稍寛父母之懷而秋來一病
沉綿四旬古人謂多男子則多憂夫多男則何憂惟
歩乃愁人耳中夜十起還且不寐第五君所言故爲
未盡以天之福數日來始有起色矣由前言之當懼
不當喜由後言之且喜且有懼閣下在遠寧知此若
忘否長安諸公風生雲擾椎魯儒生杜門下楗所不

敢知閣下從鴻冥鳳隱中瞰左右蝸角足一笑也秋色深矣誕辰在邇謹遣下役馳一緘爲壽華封之祝所急者乃在第三不知近曾有佳兆否爲督史既就可繼獲麟謭陋之語敢汙首簡心事稍定當即操筆成草覓便寄呈耳

寄曾余二同年

南浦之别黯然不能自制忍淚登車入他席得鐘鼓亂之乃稍能遣于懷客都下十七年别諸故人如去其鄉抵家乃反如客道路曲折已不復記憶人家宅第十更其七親友相迎遂多不識面者久遊乍還欣

慨兩集入門老父母弟妹皆在側滿堂讌笑極歡家
君自抵舍匕箸稍增而杯酌無減或醉或不醉而未
嘗一日不飲時時嫌酒伴少耳一切家事皆不問大
而婚嫁小至米鹽瑣屑皆取辦于家母一弟一妹並
以兩月內成禮禮皆豐腆而家君不知也親友以爲
家君逸樂家母憂勤皆世所僅見第其勤不能一日
暫釋而樂之極一日不飲則不歡人子亙有喜懼耳
山城少人事數日便已了稍葺書舍息機習靜漸覺
有少佳趣念二兒客京華相隔數里不能共朝夕即
間過從亦止兩人相對古之所歎惟在離羣我則離

矣而二兄亦不成羣更可念也送役旋草草寄聲都
門厚愛難以書謝惟日三復隰桑之卒章耳

與余雲衢

小价入京仰煩指教弟無他病獨患手指麻木足脛
掣痛昨邀崔蘭谿視之以爲痰濕已久須急治之戒
以專精神省思慮弟方壯年頭顱如許旣任文字之
官寧得終日無所用心昨別父母明知非久而悲痛
不能自已家母憂弟無嗣食不甘寢不安見弟子然
北行殆欲以淚洗面誠不欲無子有病之兒遠離膝
下弟不孝已使親食不甘寢不安豈恐更絕裾以出

也步有遲速只是一途花有早暮不過幾日長安衆卉爭欲先春藏之窖室溫以火力未及二月爛熳盈枝一開之後生意斬絕然則爲花計者寧早開而遠斃抑遲開而久延與丈入仕近二十年曾見有年未強仕而至宮詹者否前輩給假有以六月而還朝者否且丈不記到任時物情耶弟已就道矣父母不能不離而又不能離子息已是難望而又不能不望榮進已過而又將復益之福力已折而又復損之如此情悰如此病態丈試以身處之可復入國門否老師但以出京時無恙今日稱病跡似假託人非金石豈

有情況如此而不病者遠在千里何從吐出肺肝望丈請閒具道弟苦懷老師當自惻然耳自弟東歸兩人職業獨累足下足下急欲弟至恐未必肯爲弟盡力往時代實甫嘉猷講朝房皆含詞不盡勿更以此施之我也事成惟子之德不成惟子之怨豈以十八年相與便惜一舉足一啓齒之勞乎

候王相公

老師居京邸嘗欲引去言至太師母鞠育顧復淚承睫不可止當是時家國兩難上憂　明主下憂壽母未得一日開顏而笑始釋重負專意奉慈闈曾不能

一載而遽罹此大慼悼心摧骨何可道者顧老師向之歸也　主上虛席虛懷待以爲政若遂不出若出而無所濟世且疑其爲臣出矣太師母不能從即不能無絶裾之憾以母出而不能以母歸世亦且疑其爲子乃者綵衣就道在板輿迎養之年衰繡言歸在青蒲定策之後忠孝兩盡始終兩全則老師完行與太師母完福皆人世所稀而老師亦可以無憾已頃

詔旨款款憂老師清弱恐不任毀瘠直若家人父子相慰藉此意可念也願老師稍自寬以慰　至尊及天下士大夫心謹耑吏致不腆之奠臨書惻然不

能盡所欲語

寄陳心谷太宰

閣下孤忠大節表百僚師百世楊伯起陳元方其人乎掌銓以來天下引領思治而僅數月以去國家清忠不貳心之臣養之數十年用之數月去之一旦用甚難去甚易此有識者所共歎息也要之以公道爲用舍以直道爲進退眞可稱古大臣矣不佞海濱賤士素未得奉令承教於左右不知閣下以何賞識而謬見推列古人薄感恩重知巳不佞即不敢爲私謝豈獨無知巳之感哉惟是童子而擔人於朝班在七

人之下而蓋其上不待再計而知其必敗且業在里中豈忍更違初服入畏途顧以四品詞臣蒙 上恩紀予假而請病請病而復予假假滿復稱病則跡涉偃蹇詞涉煩瀆況以孤危多忌之身而嘗 主上恩威不測之日其以加我罪則有詞矣故復入長安恭上命盡臣禮而後別圖其私竊謂天下事必我自處無毫髮破綻而後得失利鈍一切任之耳悠悠世事寧可究談惟有守官守道澹泊寧靜以期不負名賢知遇則所夙夜自矢者願閤下更有以教之

答趙心堂司寇

承翰教知閤下期望不佞甚厚顧不佞可以報國者何事也不佞予假以歸者三矣即弟子於嚴師前敢三求假否而不佞乃幸得此於　明主以及生而與先君訣也未考而賜封甫歿而賜卹種種皆在格外不肖欲得一當以報如痿人不忘起盲人不忘視誠自知時之艱難才之蹇淺然傷　上三以恩放我召我而我不至也既陛見從士大夫後見時事日亟一日上下日隔一日不勝仰屋竊歎不悔其來而恨其來無所濟報　主者豈必相哉假令不佞得一毫補益國家退就田野豈敢有恨也今天下嗷嗷朝夕急

矣其本原在　主上於羣臣相疑相厭與之爭勝如不克耳譬之藥然無論甘苦攻補入喉卽嘔而今且拒不使入喉藥且不入何論有效　上拒天下士大夫至此故市井之子操牘而入貂璫之羣乘軺而出也來教所謂厝火未發厚毒大潰忠臣有心誰能不憂天下所由未亂者正賴　祖宗德澤與夫世議尚淸吏治未壞而耆碩不二心之臣如閣下者相與維持之耳館局後進私淑景行伏辱賜書輒對以應遙思劍爲不任企瞻

寄黃愼軒宮諭

不佞向以請急歸受　明主恩予制詞而閣下以國工代天藻起九原而光千秋先君雖死猶不死而不佞亦藉少逭終天以無死永念明德惟寐忘之跧伏空山幾不知甲子乃亡論朝報都不聞丈西歸北上之耗然即使聞之亦不敢數通京國書而丈遠貽芳訊惠顧舊好乃始敢以尺牘相復凡丈所期望皆非山中人所敢知山中人所知冶湖以北雲山以南事耳冶湖一曲萬竹環之山復環之河又環之荒圃在焉去家遠稍難日涉遂復營之近郊平地有泉數百即其地建一畝之宮以居名曰小冶冶湖以與小冶

以敝百里內外一覽可盡折芰燔枯足以自老自免
喪以來得一子兩女子庶幾藉手奉老母膝下歡也
士各有行丈不必效友人自逸　聖功始自蒙養
主知起于巷遇天上故人爲羽翼而俾稷下野人爲
黃綺則兩得矣久疎筆札答諭不詳惟閣下原亮

答黃宮諭

來教感慨時事眞可隕涕吾儕藿食何知國謀所稱
諢詼誣詐巧端無窮即不知何指自古風俗人心必
先有所向而後以天下全力趨之二十年前盖嘗用
之爲法已復用之爲容已復用之爲名而不意江河

之變至如來教所云也夫以天下全力趨之則焉不至矣採山告緡之令遂遍天壤虎而嵎鼠而社以蠧食天下而首發難于敝邑民既告瘠山亦屢空前代貂璫之禍始于官因以及民今日之事始于民因以及官長此安極獨冀　高皇帝神靈啓　聖主心耳用于無用而後爲于可爲此實至言顧僕何人而又以此期之僕眞無用耳非能用無用也少時喜爲詩未成而棄之向與丈促膝有所揚扢今亦不記作何語大畧有詞人語有英雄人語唐諸家皆詞人也少陵則英雄人語矣今日詩多學人非詞人丈與石

浦獨具法眼僕官意文情一時都盡然不敢謂不識詩殆王元美所謂目中有筆腕中有鬼者耶六休敝門人也小修向曾讀其詩咄咄火攻伯仁矣煩爲寄語各以近作書扇見寄爲荷

答蕭漢冲司成

吾丈以紉蘭之姿抱當門之忌竟爲脩鄰所中鴻冥龍卧而網羅尚設亦甚矣世之爲議也第以今日上下否隔粃政亟行謁帝既難憂天頗劇與其爲折足之鼎無寧爲衛足之葵矧太翁年踰釣璜公子才稱抱玉丈即散髮扁舟爲五湖長亦自宇宙完人况浮

議易消公許且在暫淹漢渚終作商霖恐不免提謝安之鼻勿遽爲洗許由之耳也從龍遠來具聞動定舟泊水次宅枕山岡辟疆之園常開廷尉之羅未設坐有問奇之客庭設景范之舍恨不卧遊第有神往耳弟姿類蒲輕身同樗病比得稚子粗慰慈闈若既有子而求官是謂得隴而望蜀儻藉口捧檄忍心絶裾人且謂何心寧自恝時事大異宜付高賢來諭所期未敢聞命爲報知已遠隔天涯瞻望停雲永懷舊雨心目俱盡筆札難宣

答葉龍潭制府

夫天下事口易而身難臺下功彰萬里名震四夷固
巳獨肩其鉅而不佞審正于夕議明于晤雖俛得之
非其質矣乃亟辱芻蕘之擇奬詡過情皆非不佞所
能堪處讀露章具悉苦心遠畧至云上令而致下噪
而奪擒事慮變處置當機非眞正英雄不能語曰有
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斯
言信矣禦倭之議積日而無一成臺下數言洞其情
形如指諸掌夫邊事壞之二十餘年而欲收之一旦
業巳有成功矣倭發之一旦而臺下執計之二十餘
年用臺下囊底餘策足以收廓清之效而臺下無能

多其身以分東顧憂葢不使之策在采芑之卒章矣薄伐玁狁荆蠻來威是功成于西而威伸于東也杞人過計竊謂海氛之起也不憂其張而憂其伏不憂其急而憂其緩不憂其近而憂其遠何者近有備遠無備也今天下所恃南則水兵北則邊兵若淮揚齊魯間既無水兵又無邊兵卒而出不意得海上一二城爲根本彼據之如彼之據平壤而我攻之如我之攻寧夏南北之兵既不能盡撤以來即撤以來彼爲主而我爲客彼遊食自如我處處城守南北隔絕則天下大擾矣今有人於此上有手下有足未事而上

下搤擾營救或從旁而擊其腰膂之間則立中要害
矣出師遠討自是必然之策非救高麗爭高麗也我
出師則高麗爲我用不出師則折而入于倭必爲倭
用第師之出也蓋有三策攻城則必敗野戰則勝負
未可知計莫如連營稍前固壘而守與之相持以不
戰屈之蓋我之出師當如漢人保西域以制匈奴而
我之决策當如楚漢相距于滎陽成皐以待其斃我
第與倭無勝無負高麗必爲我不爲彼未破者既自
堅而已破者亦生變然後我可以全力制之彼以孤
軍久駐處處爲敵勢將自走據目前事勢如此若夫

臨事多變頃刻異形則未敢遥度懸料耳

答邢崑田

承諭知諸夷帖帖奉約束葢由處置得宜能服其心伐其謀耳三雲重地方將厲兵坐甲以待驕虜而三月無糧三軍枵腹兼之宗祿不給儲偫空虛門下慮在蕭墻誠是也國家給邊無慮數十萬一旦空鈌至此而說者爭言開礦以濟困乏即如五臺歲議礦稅一千二百金此何濟于緩急而舉數百里關山使奸人聚黨發掘其間遠近聞之釋南畝而營利窟非完計也利大則必爭黨聚則易亂異日者大奸據之貪

吏激之　朝廷聞而厚求之中貴人慕而求使焉恐今之利源乃爲禍始耳自古未聞開礦富國者若使可行何待今日河南嵩縣開而復止豈無故也此由南人睹利不睹害而北人輕聽之聽其利而不能不虞害則以委之邊臣異日有害則邊臣任之耳夫足用者開利孔不如塞弊竇願門下熟計之

寄邢崑田

特膺節鉞遠討荒夷受命　九重之上伸威萬里之外丈夫宣力策勳此一時也甚休甚盛以兩省全力討叛夷有遲速而無成敗往時用兵於西南夷者嘗

不克但有不必勦而未有不克勦者叛酋之罪深矣
此天之所以資幕府也或以爲彼世守其地得士死
力彼誠得士民心何至舉數千百人聯章訟之此其
黨已攜矣蕞爾土酋其與幾何備多則力困一不備
而我乘之法輕人不爲用法重即人人自危矣我第
以厚畜兵力明懸賞罰而無輕入以與之爭一旦之
命非久事必有變千條萬端不過多方以誤之耳

與邢崑田

恭喜榮踐樞斗光奉　簡書推轂受脤朝廷掃境內
而屬之內而六師外而屬國無不寄命於掌握此丈

夫遇　主之極榮而策勲之奇遘也伏誦　詔旨倚任極專鄭宋二公之廷遣何足比擬大疏經畫兵餉具有次第何必決機兩陣只如此任人如此任事必能迅掃海氛又安夏裔頃見部覆五日一報疏仍是討西夏之舊稿耳魏制府失著正坐此在彼爲傳報之報在朝廷則制府之報所報既多先後抵捂以矛陷盾議論風生大疏首革此弊最爲得策主將外有機宜内憂議論虚信旣少浮議自消内外兩敵此足弭其一矣至於彼中事宜豈能懸料但自有僨事以來並未得一的確消息所傳皆聲外之聲影外之影

而朝廷從聲影起議論用口語爲籌策譬如病人不
診脉息不望顏色臆度病症傅會古方豈有取效之
理閣下當事磊磊落落識盡前人張皇拘攣二病倭
奴眞情眞形計已了然當機應變必當辨賊無疑也
默菴兄奇識奇氣東人無敢鳫行者偶見其文甚爲
驚歎元則未必魁可期也敢預以賀

寄邢崑田

閣下於張元老故相厚善入都來微聞兩懷不能無
介介也詢之不得其故竊臆之得無有居水火之間
而使之爭者耶數年以來大臣小臣相爭而久之大

臣與大臣爭大臣與大臣爭而國受其敝以意見分爾我以爾我成恩怨以恩怨造言語以言語入風聞勝則偏敗敗則兩傷以至今日　主上不信羣臣激成隔絕之勢大賢在位不能匡救恐更相左以重其疑耶凡始以言相告者或見影響或聽傳聞即使溢美溢惡猶是無心及其我有所疑稍形詞色觀望者乘是而進其說當其所喜無敢以惡語至當其所惡無敢以善語至聽聞既多而我之初心亦遂不能自保不知觀望者乃見我之詞色而我之詞色乃始于人之聽聞耳語曰寄錢苦少寄言苦多近有一種風

尚尊好傳會簸弄使人自鬬而已反居淨地觀成敗
又或別有讎釁而轉嫁之他人使人代吾報復其深
言軟語使人信其愛我而不復疑如古人所謂以秦
攻齊以齊攻秦者兩人皆受居間之害轉疑轉鬬轉
鬬轉疑始終不能自明久之亦遂各持勝氣不肯自
明也今日之事得無類是者乎若各平其心堅塞兩
耳以靜觀好惡愛憎之所自起人我恩怨久當自平
凡言之來也疑以為階愚謂人臣之義寧相爭勿相
疑爭或為國或為身若疑則未有不出于自為者也
朝廷之上外愈相疑則內操之愈重下愈相構則上

疑之轉深古人嘗謂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可於無過中求有過愚謂當於有心中求無心不可於無心中求有心若人人皆操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之心即天下事少一半矣夫鼠鬬于穴穴不爲敝而能戰于野則野之左右皆受傷語有之二賢若穆則國之休不肖之爲是語亦以爲國計非但自爲大臣計也未知高明以爲然否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二十四